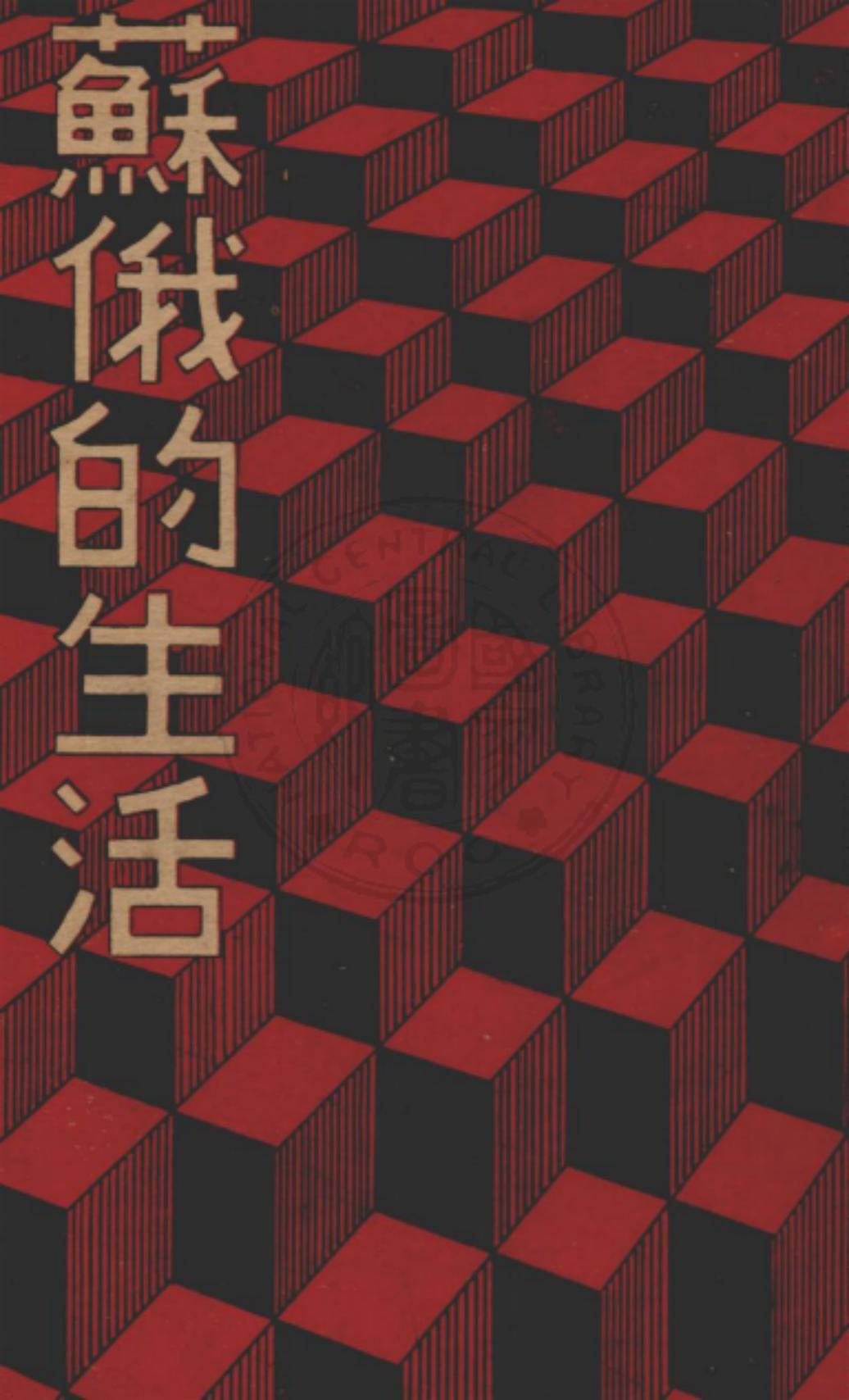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
化、典藏

蘇俄的生活



羅剛教授遺書

▲▲蘇俄的生活▲▲

辛梓著 陳維姜女士譯

本書原名紅色的麵包，描寫蘇俄革命後實施集團農場的情形。作者從小生長在俄國，後來遷居到美國，在蘇俄實施五年計劃的時候，作者回到故鄉，目擊種種的改變。於是運用他底輕鬆的筆調，描寫所見到的和聽到的實際生活。裡面有革命家的鋼鐵般的怒吼，農民生活轉變後的吶喊，深刻地暴露出男女老幼貧富階級對革命的不同心理，是一本最有價值的蘇俄實際生活的素描集。







蘇俄的生活

目次

譯序

一	娜底亞的信	一
二	烏雲滿天	九
三	風雨來了	三
四	莫斯科前進了	六
五	歸鄉	六
六	新與舊	八一
七	一個新女子	一〇二
八	紅色的麵包	一二九



譯序

我們慢談玄妙的哲學，且先看一看實際的人生。

強凌弱，富欺貧，民族，國家，團體，都是互用剝奪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私慾。由此，釀成了歷史上不斷的種族，國家和階級的戰爭。

強者自滿的嘲笑與歡呼，和弱者的怨艾與嘆息，雖然是一樣的浮騰於空際，但是，人類因此也就起了不可解的隔膜和仇恨。

本書是階級戰爭後俄國農村生活的寫真——他們怎麼從小小的田莊變成大規模的農場，他們怎樣採取科學耕種的方法，人民怎樣跳進這新時代的圈子……同時，在這大轉變中，這班簡單的農民受了激刺的痛苦和徬徨的可憐也描寫得很細到。

本書的作者 *И. И. Шмелев* 從小是生長在俄國鄉間，後來遷居到美國的，多年後回到故鄉，

目擊種種的改變，他以客觀的態度，把他所看見的，聽見的，細細地描寫出來，做一種社會實際的調查，更好的，是他用很輕鬆的筆調描寫這很嚴重的問題，叫人看了不覺得厭倦。

因為原書是紀事式的，所以有很多重複的地方，為譯者和讀者時間的經濟起見，特提出扼要精彩的幾章譯出來。

在譯成這本書的過程中，得劉良模先生的幫助和鼓勵不少，特此誌謝。

陳維姜

一九三三年九月於梧州。



一個蘇俄的市場



讀 報 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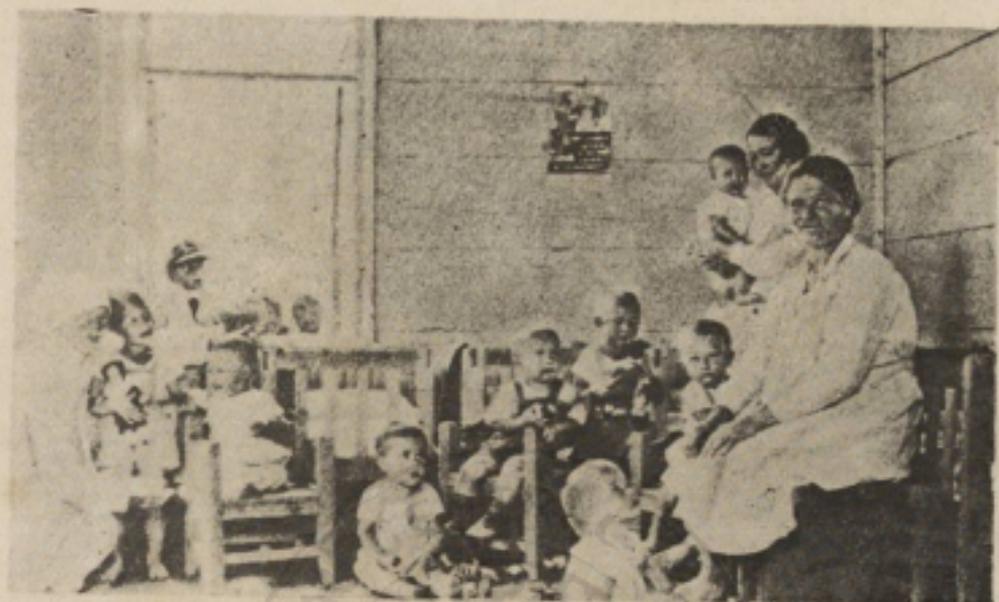
(集團農場的職員，讀報紙給不識字的農民聽。)



集團農場中之平民夜校



集團農場的烏斯。



集團農場中的托兒所



集團農場上吃飯的時候

娜底亞的信

一九三〇年冬間，由俄國寄來這麼一封信：

「我領了一個隊伍下鄉去組織集團農場，這是一件極偉大的工作。我們已有了驚人的進展。你如果能到我們這裏來，看我們把這些愚笨的農民聯絡起來合作，是一件再好沒有的事。我們的農民正好和你以前的預言相反，他們都很聽我們的勸導。這時候我相信沒有一個農人是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他們都已經加入我們的運動了。但是我們還要努力，以期達到革命完全的成功。來！和我們聯起來，親眼來看我們怎樣在這兒重建俄國的農村。這裏的空氣是被一種新的精神和能力燃燒着。娜底亞」

幾年前在窩瓦河傍的小村裏我遇着娜底亞。她那時正在一個博物院裏工作着。她是一個矮胖的姑娘，有一頭棕黑的頭髮。她那雙棕灰色的大眼睛當驚奇的時候，是睜得很大。

很美的。她有一個圓圓的下頰，秀美的小嘴，尖銳可愛的聲音，還有動人的笑容。她是一個信仰堅決的女子。她是一個混血種，父親是韃靼人，母親是波蘭人。俄國革命的那年她正是十歲，她就加入喀山城的先鋒隊（先鋒隊是蘇俄訓練兒童的組織，與童子軍相仿）。到她長大了些，她便加入了少年黨（*Komsomol*）。兩年前我看見她的時候，她正是那裏一個熱心的工作人員。從她在師範學校讀書的時候起，革命便成了她最大的興趣。世上沒有一樣東西能攘奪她這個嗜好，就是愛情也是無能為力的。在十九歲的那年，她嫁給了一位年輕的醫生，但是後來她還是和他分居了。因為他時常反對她將社會的工作來磨損她自己的容貌。

現在她可以將她完全的時間和精力獻給革命了！她有堅定的主張，但是她沒有別的革命家那樣固執傲慢的態度。她常常和人家盡量的討論，雖然一個人會不同意娜底亞的主張，但是他總忘不了她那可愛的態度和內心的熱誠。

我常常和她論論蘇維埃農村問題。她總說我對於蘇維埃和全世界的農村問題的觀念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中等階級思想的反應。她說我將來會記得她的話，並且她時時要

來提醒我。現在當我讀她的來信的時候，我覺得在她的字裏行間，處處都顯出她勝利的快樂。

我在洛杉磯旅館裏收到她這封信。我雖坐在一張舒適的軟靠椅上，而我的思想却跑到她和她的同事們正在努力的鄉村裏去了！我幻想他們是一班青年，從這一鄉到那一鄉，有坐馬車的，騎馬的，和步行的，在泥中和雪裏，她們奔走招集大會，演講，討論和組織集團農場。她們這樣熱誠的工作是要把俄羅斯漸漸地推近於他們地上樂園的理想。我曉得有整千整萬像娜底亞這樣的男女革命青年，正在俄國負着同樣的使命，做同樣的事，帶着好消息和靈敏的社會改造方法到鄉間去。他們深信這樣的工作是可以了結一切人類的痛苦和失敗。

我以為娜底亞和這班有信仰和熱誠的青年是一羣快樂的人兒；他們的工作就是無邊際快樂的源泉。人肯爲一樁偉大的事業奮鬥，是多麼值得贊嘆的啊！

單說個人的快樂或者會使娜底亞好笑或生氣。她豐潤的臉和睜大着的眼睛會告訴

我們她否認她到鄉間去祇是爲尋求自我的滿足。她會辯駁說個人的快樂是她生命中最底的動機，來表白她不是一個冒險去探求快感的人，而是歷史戰場上的一名戰士。

是的，她是在火線上忍受着種種的艱難和危險，像前線的兵士一樣有死的可能。我永不能忘記一個骨瘦如柴的烏克蘭青年（Ukrainian）臨死的時候說：『雖然醫生吩咐我要住在空氣流通的地方，但是我晚上仍不敢開着窗子睡覺，怕被人刺殺！』報紙上告訴了我們很多關於他們的故事。我記得有一個革命的青年被一班農民關在一間學校裏，放起火來，他們再在外面把這學校圍住。當這青年逃命跑出來的時候，他們仍把他趕回火焰中去。我又記得一個農夫捉到一個蘇俄工作黨員，把他的手和腳都綁起來，把他的衣服浸透了火油，用火來燒。我相信娜底亞也有一把手鎗塞在她的衣袋裏面。她現在或者是在太平的土地上工作，但是在這活動的戰役裏，一個革命家再也不會曉得什麼時候死神的拳要向他擊打。

雖然有這些困難和危險，娜底亞終是一個快樂的人。她的快樂與熱誠在她的信裏面

已顯露出來了！個人的滿足雖不是她生命的目的，但是做一件心愛的工作時，快樂自然就會來到的。她沒有一件個人的困難來煩擾她。她的理智和感情都和這時代奏着一樣的調子。

娜底亞一班人的目標就是要對這千百萬的俄羅斯農民在幾個月的工夫內，從這一鄉到那一鄉地把他們的主義散佈開來。她們雖然感受着很多的痛苦，但是在這短時期裏，她們已經把農民的性情和不信任的思想改變過來。我真奇怪，這樣的神蹟，居然會在俄國實現出來。

娜底亞的信裏沒有提起過她們的目標，也沒有提起過關於農民內心的騷動，大概她以為這不過是偶然的瑣事，不值得注意似的。她是一個很熱誠的革命青年，所以她無暇顧及個人的痛苦。這並不是因為她沒有察覺到他們的苦楚，而是它不能引起她的同情。她的沒有見到農民的困難就好像捏着剖解刀的醫生沒有注意到病人的痛苦一樣。她的腦和心都集中在明日的光榮上，而不在今日的痛苦上。這過程中的痛苦已消失在她成功勝利

的快樂裏了。

但是我不能不爲這些農民所受的困苦所感動。他們像戲劇中的主角般的浮現在我的面前。他們從封建制度跳到機械時代，中間沒有一點停步，同時，他們轉到一種不但沒有歷史背景，並且和以往的社會遺傳不相合的社會制度裏。從古到今沒有一個民族曾負起過這樣重的擔子的。

娜底亞和這些人排除了一切的恐懼，用圖畫，表格，口才，有時還藉着政府的助力，把這些農民引到信服他們的地步。他們的說話都不是爲他們個人，而是爲在上面的機關。在每期的報紙上都可以看見他們政府批准的演講稿，和他們最注重的標語：『在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集團農場一定要完全成功。』

這是史太林 (Stalin) 的演說辭。史太林的聲音就是俄國最有權力的聲音。史太林和他的黨員都以爲這是革命的命脈。現在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農民加入他們的運動了，所以這運動是不會中止的，更不會退到原有社會制度裏去，因爲退回的原路已被他們拆毀。

了！即使有時會失敗，這也不過是一時的停頓罷了！

不管人家想集團農場是怎樣的一回事，它已變成此後革命的樞紐了。革命的進展是跟着它而轉動的，失掉了這樞紐，「革命」亦將被打成粉碎，什麼也不能把它挽救過來的。無論怎樣慢，牠總有一天會把俄羅斯轉變過來。這是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牠把瘦弱得可憐的地皮，和用原始方法耕種的農村一變而為大規模的田莊，就是美國，加拿大，阿根廷都不能和它比擬，新式進步的科學方法已代替了無用的古式耕耘了。

社會的變化比機械的改良還重要，牠告訴我們集團農場是我們時代顯明的力量。牠把俄國土地上的茅屋拆毀，替以社會化的城市商店，它打碎了禮拜堂和私人的財產，將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家庭浸入這社會的大團體裏，其他西方文化以爲神聖的機關也要被它推倒！在這個大變動中，目的是要使每一個人有原動力，有目的地去把俄國在世界各國中標顯出來。

這些受着苦難的農人在俄國是佔着很重要的部份的。於是，爲了要看他們的工作，我

由美國回到我的故國——俄羅斯去。我走來走去，經過了很多的鄉村，聽農人們說那沒有一個著作家能說的那樣生動的話。我也走到了我的故鄉，是在火車站的後邊。那裏有千餘個居民，年長的多半還不認識字。他們不曉得什麼是電話，電力與電報。在這鄉村裏，我差不多每一個門戶都認識。這裏的男人和女人，很多都是我幼時的遊伴。去重溫一下我們的友誼，和重過一下往日我們撲蚱蜢，採麥花的生活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留戀在他們的家裏，田間，和他們慣聽演說的場上。前次我作破裂的地（Broken Earth）的時候，曾到這裏來找了不少的材料，今次我在這裏又得着莫斯科和俄國別處得不到的關於革命的感想。看見了它的可怕與痛苦，權力和偉大也看見了俄國集團農場的活劇。

娜底亞專門注重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沒有時間去注意人民內心的交戰，她祇望把社會制度改到完善之後去達到她的目的，但是以我一個旁觀者的意見以爲這些農民的痛苦，和集團農場的大轉變是兩件世界所不應忽略的事情。

烏雲滿天

一九二九年夏

我又旅行到我的故鄉去了。它是在俄羅斯的中部。我已經和它別離了五年了。五年的光陰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不過是一個很短的時期，在一個國家的歷史中更算不了什麼事。但是在今日的俄國，在今日忙着改造和建設的俄國，五年却是個很長的時間。

這次我回故鄉的時候，上天給了我不少的幫助。正是遊人欣賞的佳日，有蔚藍色的天空，並緩和的太陽。火車停在S村的時候，我遇到了好幾個我們鄉裏的農人。他們請我乘他們的車子和他們一塊兒回鄉去，但是我一想起那崎嶇不平的路和顛簸的鄉車，我情願步行這廿幾里的路程。

這正是收割的時候，四處都聽得見割鎌刀麥的聲音。他們的收成很好，麥子都長得好，

麥耳都很厚實，沒有帶一點枯黃的顏色。有些麥子是被風刮倒的，有些却是被農人的鐮刀割下來的。這豐年是出乎他們意想之外。除了麥子以外，他還收到了不少的蕃芋和小麥。夾在蕃芋和小麥之中，還長了些肥梗藍頭活像小孩子們眼睛似的麻。自然的產物把田間點綴得很美很美。

我家的親戚都不在這鄉裏了。最後離開這裏的表兄弟也搬到集團農場上去了。我心中有莫大的感想。父親，祖父，和我們歷代的祖宗都是生於斯，食於斯，葬於斯的。我們的家在這裏有很長的歷史。我們的家幾乎是在這裏生了根。但是現在這根好像是拔了出來，四散地分開了！分散到世界的各部——亞洲，美洲，歐洲——去找新的生活，造新的世界。在那裏我們找不到一些故鄉的風味！

但是回憶，暢聚和同情把我拉回故鄉來！牠們的能力方遠勝過有血統關係的親戚。這鄉裏的每一個人都好像是我的親戚。

我愈走近我的故鄉，我的心愈是驚喜。當我發現了久違了的景緻的時候，我心中湧出

了無限的快樂。這裏的田池沼澤，小叢林，都是從前我和我的小伴侶們拾桑子，找香菌，覓雀巢的場所。我們有時也找些美麗的雞毛，鴨毛帶回去給我們的母親做姊姊陪嫁的枕頭或墊子。最後到了故鄉，一切的景物都是和已往的五年，廿五年，一百年一樣。那裏有洋傘式的草頂牛棚，有很多柱子支持着的尖頂而又生著茅草的茅屋，乾裂了的籬笆，在井上有被繩子吊得很高的吊桶，繩子的那一頭是用一塊很重的大石頭壓着，有未經修理而兩邊都是陰溝的路，還有那些好像要吞吃行人跳躍着的狗。我愈走過去，我就愈奇怪起來！沼澤的那一邊本來是一片叢林，而現在則高聳着一座木屋頂的新屋。和左近的房子比較起來，這間要算是最高大的了。我走到門前去一看，那門上的字才曉得這是一間學校。我真有點不相信這村子裏會有這麼好的一所學校，但是這門上的字明明說牠是一間學校。這房子有很寬暢的走廊，油了白漆的大窗子和屏門。在美國造了一所供給一百八十家用的鄉村學校本來是沒有什麼希奇的，但是在我的故鄉，這樣的校舍是很大進步的表現了。幾百年來，這整千的男女，住在這裏，葬在這裏的鄉人，都不曉得學校是什麼東西。農民中極少受過教育。連

單會簽自己名字的也沒有幾個，更沒有一家會訂一份報紙來看看的。我小時候，替他們簽名或寫信會得着了很多的蘋果和南瓜子做我的酬報。我更忘不了在日俄戰爭的時候，有一個人到我們鄉裏來，把幾月前的雜誌上關於戰爭的新聞讀給他們聽，換了幾大包的麥子和稻草回去。現在這裏居然有了一間學校，真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我走進這屋子，雖然已經是暑假了，裏面的兩間課堂還有人住在那兒。這兩間課堂已變成托兒所。那裏有三十來個木牀，一行行地排着。鋪着的儘是我們農人沒有看見過的雪白的被單和枕頭。一歲到四歲的男女孩子都在這裏扒着，跑着，玩着。從近處請來的三個保姆看着他們，隨便地談着。這是他們第一年創辦的托兒所，他們是成功了。托兒所最初得不到農民一點的信仰。他們不曉得這是不是蘇維埃政府磨折他們的新玩意兒。很多的有錢一點的農民都看不起它。他們武斷把兒童交給托兒所是不好的。那些受人賙濟的窮人雖然曉得不化他們一文錢替他們帶孩子，他們還是狐疑不決，不知好不好將他的孩子交給托兒所。有人謠傳說隔壁鄉裏的托兒所裏，孩子們都挨着餓沒有東西吃。那裏的孩子不吃

普通農民所吃的蕃芋，酸奶，黑麵包而吃牛奶與菜蔬。有一天早晨，農民居然起了風潮，不肯把他們的孩子送到托兒所裏去，除非進去的孩子要吃和他們一樣的蕃芋，酸奶，黑麵包才行。

當這些保姆告訴我這些事的時候，她們都覺得好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但是這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我記得從前的一個隣居亞大亞，在她結婚的這些年中，共生了和葬了十三個孩子。她常跑到我家裏來向我母親哭訴她的不幸。當她的藍眼睛的女兒亞奴氏在過週歲那天晚上死的時候，她把自己哭病了。我們村上還有一個美人麥春娜在三十五歲的時候，已經憔悴得不堪了。人家談起她的時候都稱是「老太婆」。在我第一次回鄉遇見她的時候，她埋怨我沒有從美國帶些醫小孩子熱病和驚風的藥來把她的孩子從死裏救出來。她告訴我，她嫁了十五年共生了九個孩子，現在祇有兩個活着。其中一個還是有極壞病的，怕也活不久了。一個孩子死得這麼容易，對於母親是一件多麼殘忍的事啊！這裏農人的孩子多半是死于天花，熱病，和驚風的。一個住在臭的，不通氣的茅屋裏，和豬，雞，牛爲伍

的孩子是活不長久的。此外，還有許多小孩致死的原因。母親不常替他們洗澡，任他們去吮吸骯髒的手指，人造的奶頭，再用自己嚼碎了的黑麪包，蕃芋，冷飯等不易消化的東西去喂孩子們，都無形之中增加兒童的死亡率。現在他們有了托兒所：兩間陽光充滿的房間，三十張小木牀，忙碌着的保姆，在乾淨的被單上學走的小腳，梳得很整齊的頭髮，洗得很乾淨的臉和牙齒，並且還有可愛的玩具。

我再走過去，看見我們舊時住屋的地方，變了一間小巧堅固茅頂的新房子了。這是救火局。屋樑處伸出的一根木頭上掛着的警鐘。裏面除了救火機，和一些救火的用具，一個水龍管子，一個抽水機，梯子，裝在二輪車上的半打水桶之外，什麼也沒有。這個「紅雞」（救火機）滅火的能力要比從前用水桶來澆的老方法來得有效得多了。

祇有看見過俄國鄉村失火的人才曉得牠的利害。我現在想起我小時候所見的失火還有點害怕。那些無助的農人祇好看着火從這個屋頂燒到那個屋頂，「火」在他們的面前吞滅了他們的房屋，牛棚，木柱，樹木，籬笆和牛馬。電火燒着房屋的時候，他們相信只有奶

而不是水可以撲滅這火。有一次我們隔壁裁縫店裏的一個姑娘正在剪裁她的嫁衣的時候，被雷打死了。同時她的未婚夫在田中也被雷打死了。這件事哄動了全村。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一定是有鬼神在作怪。這時候，裁縫店裏燒起來的煙與火都向着我們這邊冒過來。有些人就拿了水桶，汲了些水來澆，並且還澆了些在我們的屋頂上。很多老年人出來力阻他們這樣做，並且說這樣澆水而不澆奶祇不過使自己倒霉罷了。幸而這時候忽然下起大雨來，馬上撲滅了這火。

年來村中沒有一件事比火還利害的了。我曉得某在一個時期內俄國受火災的損失十五倍於法國，廿倍於德國。平均計算起來，每十年一個村子要給火燒毀一次。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年之中，俄國曾有十萬次以上的失火，而且百分之九十的失火是在鄉間。從前失火以後無家可歸的農民排起隊來沿家向人討麵包，並且討稻草和木片子去重蓋他們的房屋。

祇不過五年的工夫，學校，托兒所，救火局都開設起來了。這是俄國文化進步的象徵。這

個鄉村是在甘露中，陽光裏，向着新的方面發展了。我覺得有無限的快慰。五年前不過聽說會有些改變，青年人對於這個動向還有一點信心。老年人都嘆息着怕他們的鄉村和整個的俄國走到滅亡之路。現在新的生命已經開放了。我相信現在不會再聽見什麼怨嘆而能聽見的祇是滿足的歡呼了。

在柳蔭之下，我走過了這間學校，碰巧遇見了色而基。他正在低田的密草中喂着牛吃草。他的臉更闊更瘦了。刷子似的鬚鬚已變了灰色。睜大的眼睛表現出病後或痛苦的打擊。後那樣的失神。他和往昔一樣，和我握了一握手；沒有帶一點笑容。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啊！他現在正過着他一生最不幸的日子，困難！困難！困難！無法避免的困難！無論他向着那一方面進行，他的去路都被擋住。這是鄉間的新政策——集團農場的勢力所使然的。他是到了這個地步了！初革命的時候，蘇維埃政府用征稅來破壞他。有一次他竟想把他一切的果子樹砍下來，來避免這樣可惡的納稅。可是蘇維埃改變了方法，像他這樣的好農夫，真可以利用他做一切農夫的榜樣，去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和增加他們的生產。所以他的稅減收了。

這樣可以鼓勵他多多地生產。他在生產一方面已經是很成功了。這時他很是快樂，可是蘇維埃又恢復原有的政策了。因為最近他還僱了許多工人幫他收麥子，所以政府就把他列入富裕階級比資本家次一等的財主。他的每一頭牛，馬，豬，雞，五穀園中的樹木，蜂房都要照他們新定出的破壞式的章程徵收稅律。他不上他們的當，這明明是蘇維埃政府和他爲難，是他們有意的不要他個人的營利來和集團農場競爭，怕的是他將來會妨礙他們的前進。他很明白他們一切的作用，但是他又怎能加入他們的集團農場呢？他是做慣了什麼事情都照自己意思做的人。他們想把他的房屋，土地都充公。他苦苦地哀求執政的人。最後他們答應他付一千個盧布的代價。他如數的給了他們，把剩下來的東西做年老時不測之需。現在他可以做些什麼事呢？想油一油住屋又怕人家說他是資本家，他連壞了的籬笆都不敢修理了。從前他有五頭牛，現在祇剩了三頭。今秋或者還要賣去一頭。他不再努力了！政府不但不鼓勵他，還要砍掉他的去路，努力來又有什麼用處呢？

一隻豬衝到牛場上來，又嚇得亂跑，所以他跑過去把他的豬趕了回去。他喘着氣，流着

汗向我這邊走來，他脫下了頭上的帽子，用手抹去額上的汗。我看見他頭頂上已經禿了一塊，額上已添了些很深刻的縐紋，他垂下的眼睛可襯托出他的大鼻子來。他受了打擊似地對我說：

五年的工夫我已長得這麼老了！你若停五年再來，我將變成一個蹣跚的老翁，再不然就是死了！我想我死了還好些！我的孩子們都年輕，或者他們和這新的制度能合得來。或者他們在集團農場上會比私人的田裏快活些。但是對於我，這個變動是太利害了！天曉得的！他的話聲都咽塞住了。過了一會他又很抱歉似地說：『請你星期日到我家來嚐嚐我們的新蜜糖！』

我向前走的時候，忽然聽見後面有聲音喊我，我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一個戴大帽子的矮子，亂草般的鬍鬚在胸前飄着。他是葉金。

『呀！』他很熱誠地握着我的手說：『你來得正好呀，朋友！你有沒有遇到我們在美國的米蘭？還記得麼？他就是和你小時候一同去殺你父親欄裏牲口的米蘭。他去美國已經很

久了。他是在打仗之前去的。前幾天我們得到關於他的消息，據說他自殺了！你看一定是鬼在那裏作怪。他被一個女人迷住了。他在墨西哥和一個朋友同住在一間屋子裏。他們倆都愛上了他們的女屋主。但是她是一個有丈夫，有孩子的婦人。米蘭忍受不住，他竟迷昏了頭，爲了一個女人竟自殺了！這個笨傢伙，假如他帶了他美國的錢，美國的衣服，到這裏來，他可以在這鄉裏娶一個最好的姑娘。這種人真是戀極了！

我和他到他家裏去。是一個低的茅屋，地是髒的，窗子大概有好久不洗了，有些玻璃還是破的，便在破洞裏塞了些麻布，一張大木棹上擺着的是黃瓜，麵包，空木碗和匙羹，這些東西上都嗡嗡地飛着蒼蠅。他的妻子挽了一桶牛奶進來，把奶倒在兩個杯子裏，一個放在掉上，一個遞給我請我吃。掉上的麵包也被推到我面前來。在葉金這樣的窮人家，牛奶，牛油比任何莫斯科的人家要多些。

葉金夫婦開始談鄉間的瑣事了。某某結了婚，某某死了，某某打他的老婆，某某的老婆逃走了，女孩子的數目增加得很利害，有許多人還到城裏醫院裏去打胎，他們說要這許多

孩子有什麼用？小孩子又是這麼容易死。從前鄉人很反對托兒所，現在他們却不同了。他們希望托兒所能減低些兒童的死亡率。去年鄉間又發生了暗殺案，是在一個黃昏的時候，麥哥正在一位朋友家裏坐着閒談，有一個人從窗子外面放鎗進來把他打死了一村都驚動了，但是人心都很歡喜，因為他是一個壞人。上一次劫鄰村的強盜黨也是他組織的。他羞辱了我鄉的名譽，我們鄉裏個個都是老實人。現在村裏除了集團農場之外什麼都好；這個制度只有年輕人歡喜，其餘的，就是最窮的人也怕它。有些人沒有法子都已簽名加入了，他們的心裏總是不願意的。他們問我對於集團農場有什麼意見？美國有沒有集團農場？我告訴他們沒有。呵！他們想這一定不是個好東西。若是好的東西，美國一定會有的，美國什麼東西都是好的。可憐這般愚蠢的農夫什麼都不曉得。革命的集團農場和別的改革勉強要他們想想，結果他們還是想不出什麼東西來！

隣居們聽說我來了，都跑到葉金這裏來。有的背着鐮刀，有的駝着水桶，他們都剛從田裏回來。他們來了之後，我們就很熱鬧地談了起來。我們談的都是關於集團農場的事。

盧陽是一個鐵匠，雖然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還有一頭的好頭髮，羨煞一般青年人。他說：『從前我們都是隣居，有時我們也會爭吵，愚弄，欺騙，但是我們到底總還是很好的隣居。現在是不同了，我們都分開了，有的被稱為無產階級，有的被稱為中產階級，有的被稱為富裕階級。我是個中產階級，包理是個無產階級，尼古是富裕階級，我們恐怕還會有階級戰爭呢！』一個打一個，是一件多麼不幸的事啊！他縮了一縮肩膀，好像為這新的社會制度很擔心的樣子。他以為鄉裏的階級是一件新造出來的東西。

『他們叫我無產階級的，』包理的厚嘴唇裏漏出了幾句話來：『俄國恐怕沒有比我再窮的了！想想看，我從前還要納五六個盧布的稅，連一條狗都不要進我的園子了。現在呢，我什麼稅都不用納，不過還是有些東西很麻煩的，這個啦，那個啦，牛也要保險，馬也要保險，穀子也要保險，……將來恐怕連我的腳指也要保險呢！』

一個扁臉的農夫插進來說：『包理老哥，你錯了！保險並不是一件壞事。』

『那個說牠是壞事？』包理說：『不過為什麼我要付這筆錢呢！大家都笑了起來。不

管一件事是不是有益，誰都不願意花錢的。

「但是有一件事倒真使我們擔憂的，」這位扁臉農夫說：「就是集團農場。這倒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要我們去把我們的土地，牛馬，傢伙，房屋，和整天工作所得來的每樣東西和人家分，現在就是我們一家的幾個人還要吵，要打，我們怎能和一班生人來做一家呢？像我們這麼粗俗的鄉下人能不能好好地不把人家的臉抓破，打架，用石頭擲來擲去呢？」

「最壞的就是這不是暫時的，而是永久的事。」一個農人這麼說：「一個兵士不歡喜營裏的生活，但是他曉得這是暫時的，在集團農場裏，我們就要過一輩子軍營的生活了，除非死了才可脫離。」

「光說有什麼用？」一個雙下頰的胖女人搖着頭說：「我們什麼都完了，我們愈是勤力做，我們的心愈是難過。」

又一個人說：「到那個時候我們的飯能不能吃得飽還不曉得，現在我們無論是怎樣的窮，我們總還有自己的麥子，蕃芋，黃瓜和牛奶，怎麼都不會挨餓的，但是在集團農場裏，沒

有一隻蕃芋是我們自己的，我們什麼也沒有。每樣東西都要人家來分配。我們就像古時地主的僱工，奴隸制度裏的奴隸，我們誰願意做他們的奴隸？」

「是的，有些女人有十個孩子，便能領十份牛奶的，而有一個孩子的便祇好領一份，但是，同時，大家都是一樣的工作。公道在那裏？」

「我們老年人，」一個灰鬍鬚的老者說：「可以掛起繩子來望頸項裏一套，和這世界長別。青年人都爬到我們頭上來了！現在我們還是一家之主，權還在我們手裏的時候，他們已經壞透了。要是在集團農場裏，這班青年光棍可以把馬勒套在我們的嘴裏，任意地拉來拉去了——可咒咀的青年！」

另外又是一個失望的聲音說：「我們就是蠢得像畜牲，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智識，我們還有自尊心，我們歡喜覺得自己是獨立的。今天我歡喜工作就工作。明天歡喜睡覺就睡覺，後天歡喜上城裏去就上城裏去，我們歡喜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兄弟，在集團農場上我們是要受人吩咐的。我們只好像一匹馬，要我們向這邊走祇好向這邊走。在這樣社會制度之

下，我們就像沒有根的草一般，不久就要枯死的。」

又有一個說：「祇有土匪和游民會加入他們的運動，因為他們自己本來沒有什麼，有身份的人是無論如何不肯加入的，他是雇傭慣人的主人，等收成的地主，在集團農場裏反而沒有他們的地位，他們除了聽人指揮以外，他們可以做什麼？」

「好了！一個歪戴着帽子口裏吸着煙的矮子說：『用不着把什麼東西都看得這麼灰色，我們到底不是畜牲，我們雖然沒有受過教育，是沒有進步的，但是我們還有知覺，我們可以替我們自己說話，可以看集團農場到底是什麼，或者這是與我們有益的，誰知道？』不用怕，我們都是因為祇坐在村子裏，不到別的地方去，看不見什麼，聽不見什麼，現在忽然來了集團農場的運動，我們就嚇得不知所措了！」

「假如我們這裏有幾個猶太人就好了，他們是聰明人，他們可以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做。」一個戴羊皮帽子，穿着麻布衣長到膝蓋的農人說。

「恐怕還會有打仗呢！」那個胖婦人說：「你們可想到這層？」

他們互相用驚奇的眼光對望着。

「你想會不會有戰事發生？」一個矮身材的回過頭來問我。

「假如沒有戰事，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的叫着，鬧着？」

「是的，這是什麼緣故？」大家這樣問我。

「如果發生了戰事，侵略我們的人來看見我們在集團農場上，都把我們殺掉了，怎麼辦？」

這些話都告訴了我他們是怎樣的坦白，熱誠，簡單，沒有常識，沒有冒險的精神。他們祇想到那最初級的生理上的生存。革命大大地震動了他們，但是沒有給他們以理想和勇敢去接受這新的改革。他們膽怯地不敢離開他們舊日的生活。

「但是，」我問：「是不是蘇維埃強迫個個人都要加入集團農場？」

「不是的，」幾個聲音同時回答。

「但是，」包理說：「一有這運動，我的心裏就覺得不安定起來。」

「他們給我們不加入集團農場的很多困難，弄到末了，我們祇好加入！」一個穿長衫的老者這樣說。

「假如他們肯担保他們所答應的都可以實現，使我們真能得到他們所說的集團農場的利益，我將一點不遲疑地加入，不管這制度是多麼新，多麼特別，我總肯去冒這個險。」這時候又來了一位生客，他是一個很高的青年人，穿着靴子，外衣，他的頭髮也是修得很乾淨的，在這位生客的面前，有幾個農民雖然表示很熱烈的歡迎，但是他們的態度不自然極了！

「這個就是我們和平的破壞者！」一個老人說。

「祖父，他是和平的創造者！」一個少年這樣回答。

有幾個人都冷冷地笑了一笑，但是這少年一點都不去留心。這位生客是到這裏來組織集團農場的，所以他在這裏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我想他們曾爲這集團農場痛哭過。」那青年向着我同時也是對羣衆說：「假如你

們有眼淚，頂好不要停，儘管像小孩一般睜着眼睛整夜的哭罷！他又回過頭來對我說：「他們除非好好地哭一頓，晚上才能睡得着。你在這裏，他們一定會向你痛痛快快地痛哭一場。」

「你希望我們怎樣爲滅亡而歡樂跳舞麼？」一個很深沉的農夫說。他不大說話，一直在吸他已燼了的煙管。

「一點不是，不過是要你們曉得你們是怎樣的愚蠢。」

「朋友，」一個婦人很生氣地說：「用不着你說我們就曉得了！你最好告訴我們你爲什麼奪了我們的麵包？」

「你真沒有良心。」無產階級的包理說：「他並不是把我們的麵包奪去，他是預備每天煨豬肉給我們吃。」

「爲什麼祇有資本家可以吃煨豬肉？」這青年說：「我不是說那些有時吃一點豬肉的人。」

大家都笑了起來。

「你不相信大家有豬肉吃是可能的麼？」青年再逼進一步。

「誰說我們不相信？」穿長衫的老者說：「你們說的話有什麼不可能的呢？我們有了集團農場我們就是得着地上的天國了。怪不得你們反對祭司，你們不要什麼天堂。我們的老太婆也可以穿綢的，戴金剛鑽的，還有用人送茶送點心到我們牀面前來。哈哈！我從前也做過財主的傭人，所以我曉得富人是怎樣生活的。」

「老阿爹！」這生客回答說：「什麼都是可能的，祇要我們肯把我們的錢財，力量聚攏來。」

這時有很多的笑聲，譏諷，與批評。

「你們就專會允許人，若果你們允許的一半能辦得到已經是好極了。」

「我們所允許的什麼沒有辦到？」

「一件都沒有辦到！」大家齊聲地說。

「好了！不是這樣沒有意思。說笑話也要有個限止！」

「你允許我們全世界要革命，他們那裏在革命？」

「是的，你允許我們的全世界的革命在那裏？」

「還說德國工人要供給我們原料？」

「美國工人要供給我們機械。」

「每一國的工人都要供給我們一些東西——這是你允許我們的。」

「喂！不要講沒有意識的話。世界革命是要從我們俄國的土地裏分散出去的。」

又是一陣笑聲。

「世界革命總是要來的！」笑聲停止後他這樣說。

「哼！革命這個鬼東西！人家都比們我有腦子些！」

這位青年的生客仍舊是鎮靜着——一個人站立在坦白的，亂語傷人的農民中間，不得不這樣。他并不去責罵這班說話的人，罵了他們也是無補於事的，不過是平空惹起了爭

執。但是他有些不寧起來，他無意地用手指在棹上敲幾下來，靜止他們的吵鬧。

「忍耐一些，世界革命總要來的。等着！不過我們總要放明白些。我已告訴過你們幾次，集團農場是你們唯一的救星，此外沒有法子可以使你們得救了！爲什麼你們仍舊是這樣沒有思想？你們想想看，放明白些！」

「你自己放明白些。」有一個人反過來對他說。

「是的，你自己放明白些。」很多聲音和着說。

「我是明白的，我們爲社會工作的都是很明白的。」

「我們的牛也像你這樣明白，餓了渴了的時候都曉得吼叫的。」
又是一陣笑聲。

「讓我再講幾句話，我還有些話沒有說完。」

「讓他講，讓我們的救主講！」

「救主，救主。」一般的聲音喊叫着。

「告訴我，你們這班笨傢伙，你們留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什麼希望呢？讓我們開誠佈公地討論，讓我們這位美國朋友自己判斷。你們每年增加了不少的人口，這一小塊的田分了又分，你們就是想用一架機器來耕種，也沒有一架機器可以在這麼小的地上耕作。你們還是要用舊法子，過從前的苦日子。在現有的制度下，你們的前途祇是滅亡和飢荒。」

「以前在你們這些聰明人沒有來的時候，我們並沒有飢荒啊！」

「不要撒謊，你們挨餓了，特別是無產階級的。你們記不得以前的事麼？你們總看不見自己。你們沒有想到十年後，廿年後，一百年後的事，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是你我的分別。你們沒有替你自己打算一下，不然你們會覺得集團農場是一個拯救的辦法。那裏你們可以看見新的組織和用機器工作。在專門人材指導之下，我們可以得到豐富的收穫。不要吵，聽我講。」

他解開了鈕子，除去了外衣，抹去臉上和頸子裏的汗，繼續地說：「五年前，蘇維埃政府曾把一個地主的房子給你們做學校。你們召集了幾次大會討論這件事，結果是反對這個

提議，我不是你們鄉裏的人，但是我曉得你們鄉裏的事。你們說：『讓這房子給蘇維埃政府自己用好了。』所以你們失掉了這座房子，直到去年你們才有一間學校。你們可記得我們蘇維埃人員怎樣強逼你們納稅來造這間學校？現在呢？你們不是個個都歡喜你們的孩子有學校可進麼？你們不是說過這間學校是你們的幸福，因為在冬天的時候，你們的孩子可以得着智識上的發展，接受教育，免得在街上游來蕩去做一個小野人？告訴我，我們勉強你們造學校是不是錯了？是的，在你們半路就放棄的時候，我們會侮辱了你們，罵了你們。我們強逼你們造救火局是不是錯的？我們叫你們在溪上搭橋是不是不對的？我們用刑罰來恐嚇你們，強逼你們將兩大包的泥灰和起來壓田使你們得着豐收，我們叫你們訂報紙，我們強逼你們合作得到很多的利益，這一切我們是否都是錯的？』

『你們沒有錯。』一個人插進來說。

『好了。』青年說：『這一切不都是你們需要的麼？』

『連一張煙紙我們都不缺少了！我們什麼都有了。』一個人這樣喊着。

「現在你們或者不缺少什麼，以後或者又要感覺不足了：昨天你們要煙紙，明天或者又要別的。你們在集團農場上買什麼東西都祇要出市面上的半價或三分之一。我們提議什麼，你們總是反對，總像是自己頂聰明。你們口口聲聲的罵我們，要報仇，但是你們的橋現在也造好了，路也修好了，學校也蓋好了，集團農場可以供給你們一切的需要。我們還有很多事要替你們做的。」

「但是集團農場是不同的！」一個老者大聲地說。

「我們提議什麼事你們都是這樣說。」青年說：「不同？自然不同啦。假如我們沒有自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做出與衆不同的事，我們永不會推倒俄皇，打倒資本家和地主，那我們也用不着精疲力盡地來替你們工作，和你們爭辯不同？自然囉。不過比較從前已經好了些，是不是你們資產階級的不歡喜這個新政策，因為你們歡喜將別人的血來養肥你們自己。我們曉得怎樣對付你們這班人。我們要從地球面上把這般掠奪人肉的東西除去。我們要戰戰兢兢地向正路上走，為普通大多數的人謀福利。這頑固的個人主義給了你們些什麼？」

看看你們自己的家——泥垢積，蒼蠅，臭虫，蟻，你們還不捨得把這不潔的東西掃除乾淨嗎？你們會講會說，很可憐似的向人哭訴，擅長於流淚，你們會騙一個生客像你們這位美國朋友一樣，說我們是在摧殘你們。但是你們騙不了人，你們已經把我們的心腸哭硬了。你們要哭儘管哭，要罵儘管罵，我們是不理的。我們總要進行我們集團農場的工作，直到目的達到為止，使你們都做自由土上的自由人。」

近晚我們才散。我回到一位老朋友家裏，夜裏睡在一間草棚裏。在黑暗中，我彷彿又看見了在葉金家裏的那些激烈面孔，聽見他們的暴躁聲音。懷疑什麼？氣什麼？失望什麼？在五年前前的農民大會裏，他們抱怨缺乏鹽，火油，乾糧，織物，肥皂。女人們為她們破壞了宗教而難過，為他們兒女不聽話而流淚。提起納稅就惹起他們獅吼般的奮怒。現在鹽是又多又便宜，肥皂和火油也都有了。不過就是乾糧，織物和煙紙缺乏些，可是他們已經慣了這生活也不在乎了。至於納稅，三分之一的人都免納。其餘的像色而基和別的家道好些的農人也不負擔過重。

農人自己有過更好的生活的希望，但是除了這位青年說的說，他們沒有一些憑據。他們從來是不相信人家的話的。他們對於全世界都不信任。他們就是去買一把鋸刀，他們都要把每一個角看清楚，用他們粗笨的手摸過，在他們的靴上敲過，用手指彈過，用牙齒咬過，看看是不是好鐵做的。現在你們要他們放下他們的一切，維持他們生命的，避免飢荒的田地，牛馬，房屋和其他一切，祇不過因為那青年所允許他們將來豐滿的生命，他們怎能相信？雖然沒有強逼他們加入集團農場，但是他們覺得這是不上算的。他們已看見了色而基和別些人的遭遇了！

這時候我和他們都沒有想到這少年的演講為後來暴風雨的導引。

風雨來了

革命像橫逆的風一般，不時地變更方向，它不給你預先知道它怎樣的變幻。社會主義在城市裏和鄉村間正鬧得烏煙障氣，蘇維埃的機關報上登載着時代的報告。史太林說：『一九三〇年是最大破懷的一年。』在打倒軍閥的內戰後，這是第一次使全國震動。他這個宣言對於後來所發生的事有密切的關係。

這時候俄國的農業已走到了末路。原因是土地分散，對於富裕農民的攻擊，普通工業的困難，讓我們把這些原因來分析一下。

人口的增加和鄉間青年人的覺悟，特別是女子結婚後反對與丈夫的大家庭同居，所有的土地祇好分了又分。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個人的田莊從一千七百萬家分到二千七百萬家。很自然地還有幾百萬畝的地已用來造了屋子，天井，築了隔田的溝（在俄國一

家家的田產都四邊築了溝做記號的。一個生客到俄國鄉村裏來最觸目的是各處蛇形的田溝，和像鞭子一般的在田裏長滿着的野草。一個科學家說，俄國這種的「籬笆」佔了百分之七的地。有些人計算，這些地假如拿來好好地耕種，收下來的五穀可以供給城市裏一半人口的食用。這封建的餘孽造成俄國農業進展的大障礙。

這不斷的分散土地的結果是減少出產。在俄國的情形，每個農民種一小塊的地，自己連一匹馬，好一點的傢伙或是一架耕田的機器都沒有。沒有了這些需要品，他們自然是得不着好收成。農民實在是處在困難的地位。假定他們是肯下些血本買這些東西，但是他們的生產有限，怎麼拿得出這一大筆款子。那些固執守舊的人，更沒有希望會用新的耕作方法了。

祇有用大田莊制度才可以挽救這時代的弊病。大的田莊可以減掉無用的隔界的田溝，並且還可以買機械和用新的科學方法來耕作。因此在私產制度之下蘇維埃政府就不得不禁止賣買和租借田地。

和富裕農民的爭鬪，祇是增加了現在的困難。「富裕」階級的原文是 *Koolok*，意思是「拳頭」。這是說富裕階級就是佔了很多的物質財產不放手。從政治方面說 *Koolok* 是一個侵略者，他僱了許多僱工，把土地機械借給人家收很大的利息。其實俄國現在這班所謂富裕階級却是很成功的農人。他們把家庭生活從普通農民中提高，成了一個「小康之家」。依美國的情形，這一班普通的「富裕階級」祇好算是窮人。況且俄國也沒有永久的富裕階級，他們的階級是跟着他們的財產而動搖的。他們的財產隨着他們自己的能力，和外界的環境而變幻的。有些富裕階級因為遇到了災難，如火災，牲畜的瘟疫，都變成了窮人。大半的富裕階級並不是蘇維埃電影所描寫的肥而懶的人，而是很省儉，有毅力，肯吃苦的人。他們不像從前的懶地主，專門叫人家替他們工作。他們一家的男女老幼都可算俄國最肯做事的人。

革命的目標佔據人們思想很重要的部份，所以革命的領袖不肯用和緩的態度對付他們，因為他們以為物質的盈積是革命前途的障礙，所以富裕的農人就變成了他們計劃

的公敵。一個人有了兩三匹馬，幾頭牛，五六隻豬，三百布特的米麥（一布特等於三十六磅），他就是富裕階級的人了。法律對於他們是很嚴酷的。自一九二八年起，政府就強逼他們納「個人主義稅」來減少他們物質的盈積。

這一般富裕的農民，却用消極的反抗來對付他們。他們限制他們的生產，把用剩下來東西賣掉，在市面上多得利錢。有幾個數目關於西伯利亞牛數的減少可以用來證明刑罰富裕農民政策的壞結果。在戰爭以前，西伯利亞是有名的牧場，百份之五十以上的農民有四頭以上的牛，有一頭牛的農人祇佔百分之七。一九二八年有四頭以上的牛的農人祇有百分之十三零些了。百分之三十三祇有一條牛的，內戰雖然對於西伯利亞的牧業有些影響，而其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待遇富裕階級嚴酷的結果。

蘇維埃經濟和實業的窘迫加增了他們運動前途的危機。金融停止了流通，紙票不能引起農民的興趣。他們祇注意到貨物本身的價值。他們想把他們的五穀，豬，牛換些別的東西回去。但是蘇維埃不能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工廠的生產是很有限制的，外地運來

的「消耗品」又不多，結果，窮的和中等的農民，就是富裕的也很少人情願把他們用剩的東西拿出來賣，他們情願把東西留着慢慢地用。

土地分散，對富裕階級的攻擊，經濟實業的窘迫，都是把政府陷入災殃的原因。城市和軍隊都怕遭饑荒的危險，蘇維埃政府為要避免這凶災，用那「收穫五穀」的蠻法子來強逼農民把盈餘的五穀賣給他們，賣的價錢是歸蘇維埃政府定的。因此，農民都羣起而反抗。在一九二八年的夏天，蘇維埃收足了米糧，便宣佈以後不再用這壓迫的方法來對待農人了。根本因為社會的情形沒有改變，第二年他們就破壞了他們的允許了。他們這一次來得比前一次更強硬，更有組織。

一班窮農民這次也像被徵稅一樣的被征收五穀了。別人盈餘的五穀祇好賣了，並且賣出的價錢又不是他們自己願意的，而是蘇維埃工作人員勉強定的。最初「收穫五穀」不過是一種急救的方法，但是後來竟變成蘇維埃政府裏不可少的固定的行政了。

現在不說別的，單說史太林的行動，蘇維埃的政策是在他的掌中，他組織了集團農場，

他替俄國開了一條大道來達到大田莊的目的而同時沒有傷害革命的目標。在一九二七年的第十五次會議裏已通過了關於集團農場的一個議決案，就是集團農場運動此後將為政府裏一部份的工作。但是這個議決案一直是紙上空談。到一九二九年的春天這議決案才有聲氣，那年的秋天，集團農場組織的工作才開始進行。因為工作給他們的鼓勵和這運動的野心，在一九三〇年正月五號的報上，史太林竟發表了這樣一段宣言，這宣言表示兩個大決心：「在指定的時期內，要解除富裕階級，達到完全的集團農場。在經濟方面，富裕階級要完全消滅，他們的財產充公，他們本身要被趕到歐洲的極北部——西伯利亞，或者別的地方，遠離他們的家鄉。」在那裏他們沒有多少牲口，傢伙，也沒的政府的幫助，祇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開闢一個新天地。富裕階級佔俄國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所以這樣的判斷是使一百多萬的人家失去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家。

我們很容易看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刻薄地對付富裕階級。他們是社會上有錢的人，他們自然會反對集團農場的。他們都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他們不但自己不肯加入，並且

還會影響別人的加入，而且他們的存在會給農人一種暗暗的希望，就是將來有一天會再回到私產制度裏去。一個農林部的管理員對我說：「每一個農人都有他們自己的五年計劃，他們都希望五年之後可以變一個富裕的人。我們現在就把富裕階級趕走了，農民已親眼看見他們的樣子，因有「前車可鑒」，他們也不希望在物質方面有這樣的發展了。富人們的最好的牛，最好的馬，最好的房屋，最好的種子，政府都拿來給集團農場上的羣衆用了。」

在反對資產階級運動的時候，俄國要分成三部，在三個時期裏完成集團農場的計劃。第一部是要在一九三一年春完全成功，第二部是一九三二年的春天，第三部是在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就是一九三三年。我對於他們的宣傳也有一點意見，就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應當採用勸導的方法而不應用強逼的方法去得農民加入他們的集團農場運動，合作的方法比較是適合於國家的發展。

正二月是俄國鄉間風雨的日子，集團農場的運動掃遍了全地，報紙上登載着運動成

功的喜訊，他們的集團農場是與人俱增的，他們的宣傳使讀者以為農人是自動地在一羣一羣的加入集團農場。報紙上的口氣好像集團農場運動不是兩三年的事而是幾個月就可以成功似的。這時候我是在紐約，蘇維埃的報紙和莫斯科朋友的來信都使我懷疑俄國的農民對於集團農場的態度會變得這樣快。

報紙不久才火烈的鼓吹集團農場的成功，現在又更利害地說它的失敗了。這運動在某幾方面是有一種勢力，這些工作人員都本着自己的熱誠，彼此競爭着地去實現他們的集團農場，使他們的成績比政府所規定的時間更短。因此，他們就放開勸導的方法而去採用強逼的手段。他們利用「財產充公」、「充軍」、「剝奪公民權」來恐嚇這班無知的農民，使他們成羣結隊地來加入集團農場。

一些怨恨和失望的農民又照老樣地向他們攻擊了。你強逼他們加入集團農場，他就空着手來加入，讓政府替他打算一切。他把他的財產，可賣的賣了，可殺的牲畜殺了，所以鄉間殺掉牲口的數目很是驚人，最少全國二分之一的豬在這時候斷送了牠們的性命，四分

之一的牛，四分之一以上的羊，鴨子也遭了同樣的命運。

史太林和中央委員會此時發了一個宣言說：『凡是用強逼手段壓迫農民的是違反他的主義和破壞他們的主張與教訓的。』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委員會正式宣佈禁止用強逼手段使農民加入集團農場。

史太林的有名的一封信「成功中的暈迷」的信，好像是叫工作人員採用強逼的方法。「收積五穀」也是根據他的主張，有一段說：『俄屬西域有些地方的集團農村運動要超過蘇維埃境內最進步的地方，應當用種種方法強逼農民加入集團農場，凡不肯加入的要用武力對待他，不給他灌溉田裏所需要的水，不和他做買賣。』在後一個月，史太林在答集團農場的朋友的一封信裏談到用強逼手段的問題的時候，他又說了強逼手段所造成的不好的結果。

問題發生了！人家都問這時最有權勢的史太林和中央委員會爲什麼等了兩月的工夫還不把這般「與黨違背」的人解決。政府種種的辯護也是最矛盾的。世界上沒有一個

國家像俄國政府最高機關的中央委員會那樣多的人數。他們有靈敏的聽覺，有光銳的視覺的警察所。有五十萬的鄉村通訊員報告他們一切社會上的事情。還有一班在做社會工作的幹事和職員和教員，看護，演講員，他們的腦子並不糊塗，他們曉得組織員所用強逼方法的危險；他們也把他們的觀察和意見報告到政府裏去，所以鄉間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史太林和中央委員會總曉得的。

我們的結論是他們延遲動作是有目的的。他們是冒了很大的險，依史太林說他們把二百萬布特的種子給集團農場，還有富裕階級充公得來的傢伙，五穀，房屋共值四千萬金盧布。四分之一農民佔有了六百萬 *десятин* 的地。這些大田莊都是由很多小田莊聚合起來的。這些大田莊可以生產多過市面上的一半的生產物。因為田地集合起來，俄國居然變成世界上五穀生產最盛的國家。這時候，蘇維埃可以不需要私人農民的供給了。

蘇維埃得着驚人的利益，但是也付了驚人的代價。

莫斯科前進了

事情一做完，我就搭車到莫斯科去。這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旬的一個早晨，到莫斯科車站的時候，我便感覺到去冬革命掃蕩全國後所留的痕跡。我看見一架馬車，便問車夫到大旅社要多少錢。

「六個盧布。」他很爽快地說：

我想了一想，在幾年前，最多不過是二三個盧布。

我用了責備的聲音回答他，「瞎說！」

「沒有瞎說，」他很不自然地說：「我也要過日子的啊！」

「是嗎？」我無心地和他搭訕。

「你瞧，」他說：「一磅麵包是五十個哥白（Copeck）一磅肉要兩三個盧布，並且還不

容易買到，麥子是十二個盧布一布特，鞋子是七十到一百個盧布一雙。

車夫粗大的聲音，把路上的人都引過來了。聽衆中間有一個長了鬍鬚，彎了腰，背着六個木頭盒子的中年人插嘴進來說：「這車夫是撒謊。」車夫不動聲色地要他回到莫斯科市面上去問一個明白來證明他到底有沒有撒謊。他回頭向着羣衆大聲的怒罵。

那人如有所悟地趕緊問這車夫是不是剝奪了公民權的人。

「怎樣？」車夫狠狠地回答。

「那個就不同了！」他溫和地和帶着抱歉的態度說，他又回過頭來向我解釋說，一個剝奪了公民權的人是不許到合作商店裏去買東西的，這裏的價錢是政府規定的，是可靠的。不過他不能到合作商店裏去買，祇好到街市去買了！街市上的東西是很貴的，政府也不加干涉。

爭鬧完了，看把戲的人也散了。我又和他論價，我給他三個盧布，他不肯，硬要六個盧布，我於是也不坐車，我走了，他也不跟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車夫如這一點路和人家這

樣爭價的，他不適合於新時代的組織，不能和五年計劃合作，最後，還留下一個畸形的自尊心。

我的房間安置好了，我就打了幾個電話給我這裏的幾個俄國朋友，他們個個都問我有沒有用剩的肥皂和香煙，我真有點不信這裏會缺少這種普通的用品。幾年前市面上有很多的香煙，各處藥店，合作商店都有賣不完的肥皂，可是現在平均每個月祇好用一塊肥皂，上等香煙是完全找不着的，有些祇是次等的還要在擁擠的雜貨攤上才買得着，廿五枝一包的香煙要賣一個盧布。

這些奢侈品是沒有多的，但是麵包，魚肉，粥飯，糖，茶，牛乳餅，雞蛋，要多少都有。他們是分兩種：一種是勞働階級，一種是非勞働階級，對勞働階級的待遇要比非勞働階級好些。

凡是勞働階級，每人每月應得二五〇〇格蘭姆的穀子，七五〇格蘭姆的糖，二五格蘭姆的茶葉，十隻雞蛋，一〇〇〇格蘭姆的魚，六〇〇格蘭姆的青魚，此外，每人每日可得兩磅的麵包和半磅的肉，非勞働階級每日祇可得一磅麵包，四分之一磅的肉，每月所得也不過

一二〇〇格蘭姆的穀，五〇〇格蘭姆的魚，四〇〇格蘭姆的青魚，二五格蘭姆的茶葉。兒童則有另外的米和細軟的食物如雞蛋，牛奶，牛油等。這些食物雖然不是怎樣地豐美，但是已足夠營養了。麵包，糖，穀子和青菜在規定的數目裏隨時都可取到，但是肉，雞蛋，牛油，牛乳餅和一些別的素菜常常會覺到缺乏的。

你走到合作商店裏去買東西的時候，不能像到街市上私人商店裏那樣等一下子店員就會很客氣地過來招呼你。街上是擠滿了人，店裏祇是噪雜，擾亂，這擁擠的街市變成莫斯科一種特別的景色。在大商店衣服部裏的人多極了。若是不用力推，簡直是走不過。店員被衆人圍得沒有工夫和你講什麼樣式，顏色或身材。現在的俄國人根本也不在乎這些，你拿什麼給他們，他們都很樂意地買去。

在私人商店裏就沒有這麼擠，可是價錢貴極了。那個車夫一點也沒有說錯。牛乳餅是三個盧布一磅，肉是兩個或三個盧布一磅，牛油是七八個盧布一磅，十個雞蛋要買兩個半或三個盧布，五十哥白一條乾蘿蔔，紅蘿蔔和黃蘿蔔都是五十哥白一條。有些做賣買的不

要金錢，他們把雞蛋，牛乳，牛油等東西來換五穀和別的有用的東西。

我到過好幾家館子，去冬社會主義已經把私人營業掃除乾淨了，現在這些的館子是在蘇維埃管理之下，在他們簡單的菜譜上，許多奢侈的食品都不見踪跡了，湯碟還是那麼大，東西還是那麼多，祇是少了湯裏的一大塊肉，湯裏是飄着些素菜和幾滴油，有些日子，菜譜上連肉的影子都沒有，祇是些鹹魚，烤蕃芋和一些粥飯，牛奶，牛油和甜品都沒有，有時候也有些點心水菓，價錢是很便宜，六十五到八十五哥白一餐有兩樣東西，但是招待方面是很慢很不週到的。

經濟的變遷給俄國從前幾間很發達的，很得人歡迎的館子受很大的打擊，從前這裏的東西，招待和清潔要比公共食堂好幾倍，湯，菜，飯，牛油，湯裏的菜花，肉，布丁，雞蛋糕，蜜餞和別的甜品，豐美的牛奶和可可茶——這些的味道實在是可口，價錢也算公道，侍者們也很有禮貌。

現在冷落與荒涼的影子遮隱着他們，牠們好像是沒有主婦的家庭一般的雜亂，泥濘。

地上推滿了垃圾，窗子也不洗乾淨，食物上都飛滿了蒼蠅。質和量都退步得不堪。菜譜上很少，有菜花和蛋糕，牛奶和牛油更是沒有了。祇有油油地一碟湯，裏面一塊蕃芋代替了已往的肉，沒有味道的菜素，乾而不粘的飯，和一些極便宜的麵包。這些館子已經沒有什麼特色，祇可以紀念已往的奢華罷了！

街上提着籃子的女販，賣饅頭，點心，糖，熟雞蛋和各種夾心麵包，像魚醬夾心，牛乳餅夾心，火腿夾心，臘腸夾心，牛肉夾心，雞肉夾心，麵包等都沒有了。從前在深夜宴會回家的時候，或是晚上看書看得肚子餓的時候，都可以跑到馬路上到她們那裏買些東西回來充飢。她們是和警察，拉車夫一樣地在馬路上不會絕跡。現在却沒有了！

去冬的革命給營業方面很大的打擊。不但供給原料的機關受了打擊，就是小小的支店也受了它的影響。除了日常供給蘇維埃人民的麵包和普通的菜素如蘿蔔，山芋，青菜以外，雞蛋，牛奶，牛油，魚醬，牛乳餅，罐頭等物都運到國外去了。他們需要多量的金錢來購置外國的機械，而不去救濟現時的痛苦。

沒有受到他們運動的影響的是很少很少的。禮拜堂的鐘聲已經靜止了。莫斯科幾百年來日夜不斷的禮拜堂塔上的鐘聲再也聽不見了。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平日，禮拜日，就是頂熱鬧的復活節，這慣熟的鐘聲也不再為人民而響了。他們現在已經覺得這是擾亂公眾的事情，他們已經吩咐禮拜堂不要再敲鐘了。

此後，莫斯科也不再曉得那一天是禮拜日了。他們有五日的工作日程。五日中工作四日休息一日。星期日因此也失掉了它的莊嚴，和平常日子一樣。店舖，工廠，戲院，學校在星期日也是和平常一樣地活動。星期日在日曆上和人民的生活中都失了已往的功用。每日有五分之四的人工作，五分之一的人休息，休息的日子是輪流的。俄國革命的雄掌已打破了歷代世紀傳下來的慣例。第二代的人一定不會欣賞歷史傳下給人類的禮拜日的意義了。

同時，莫斯科的節期也祇有紀念俄國革命的五天假期了。這是蘇維埃全國所共守的「清潔日」。他們雖然也有戲院，影戲館，和工人俱樂部，但是莫斯科已經沒有了歐洲的夜生活。這裏沒有跳舞場，咖啡店，夜的俱樂部和酒樓。為適合於外國客人便利起見，大旅社，沙

佛亞餐館也設備了，這樣的需要，但是這樣的空氣是很不自然的，外界清醒的空氣已透進這燦爛的館子裏來了，一個人常會覺得這裏的浪漫生活是要受外面運動反抗的，有些食店和館子是給平民一個機會休息一下，但不是給他們沈醉在這享樂主義之中的，從前最精彩的是吉波西歌詠團，他們的歌聲能吸引很多的人，因為俄國人是愛好音樂的，特別是對於吉波西的曲調，但是現在莫斯科境內已禁止了吉波西音樂，他們大半都被解散了，歌者也變成了平民，這些音樂跳舞都被當局者認為不道德的。

雖然莫斯科外表是這麼慘淡，但是還沒有落伍，雖然它腰間繫着世界最利害戰爭的歷史，它仍能下了決心努力向前奮鬥，街道拆毀了，房屋打壞了，但是他們又致力於新的建築，路上是一羣羣的貨車噪雜着，街道上，是磚石堆滿着，空中是灰塵飛揚着，各處都在紛亂和奮興的掌握中，人民很敏捷地跑東跑西，城市裏最大的政變是沒有了乞丐，歷來這般乞丐是佔莫斯科景緻中很重要的角色的，現在他們有的去作工了，有的被趕了出去，所以在街上走的時候，幾乎會把他們忘了。

莫斯科噴出新的能力去實行它的使命。工作、建築、機械是他們的目標。他們很謹慎地，很忠心地致力於他們的事業；而對於那些不肯盡力的人是永不肯妥協的。「五年計劃在四年中實現」是他們新的標語和新的志向。各處的廣告和旗幟，在牆角上，街車上和汽車上都看得見他們盛氣凌人的口吻。無論誰人，不論他以前是怎樣忠心於他們的目標和提
高平民的工作，若是他現在懷疑這偉大的工作的實現性，懷疑他們的工作是投機和無用的，那他們都目之為奸人，光棍，反革命。他就成了進步的障礙物，他就得被打倒，被鏟除。

他們張羅他們的決心，他們雷吼着要得勝利，他們不肯鬆緩，他們要除去障礙，奮鬥，高呼成功，進步。

在新聞紙上，個人的事情和討論都失了篇幅，就是關於法庭審案也沒有登載了。國外的消息除了和蘇維埃政治和革命有密切關係的也不登載或者印在不重要的地方。那專門取笑那些板面孔的長者的青年日報現在也不再講笑話尋開心了。討論這過渡時代青年問題的言論也沒有了。他們沒有功夫討論這些，他們祇是討論建築的計劃，怎樣造機器。

和怎樣推進社會主義。它整個的動機是蘇維埃政治的宣傳，一百分的同意蘇維埃的計劃和把五年計劃于四年中實現。一切的文化機關都要實在化，社會化。戲院，娛樂場，故事，戲曲，電影都要被他們的運動所利用。

「你可知道爲什麼我們認吉波西音樂爲不合法？」一個年輕的工會指導員向我說：「因爲它和我們的五年計劃和建設大綱沒有關係。」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在戲劇方面他們要爲他們的運動宣傳。在文字方面，也很少有文藝的傑作。在這試鍊與戰爭的時代，作家應該負責將他們的天才獻與社會主義的運動，去光耀平民的尊嚴和平民工作事業的偉大。他們不去描寫與分析與他們運動進展沒有關係的人格。他們文學的創作是盡力的實用化，合乎蘇維埃的政策。他們的作品也和美國的電影一樣，把英雄的光榮做全文的目的。他們世界中唯一的英雄就是平民。

每一個人是要爲平民的幸福而工作，沒有一個人是例外，沒有一個人可以避免的人。思想和行動都是在受很嚴格的訓練。對於那些不合作的，懷疑的，反動的，逃職的事，是沒



有人願意講的。

主持這歷史戰爭中的健將是和他們所崇拜的鋼與煤一樣的堅硬。這擁擠的人口，有限的糧食，都不使他們灰心。他們雖然也曾受過農民的攻擊，但是在兩三年後，集團農場成功的時候，肉，油，將永不會缺乏了。俄國自己和世界各國都相信俄國將變成世界生產最盛的國家。現在集團農場所耕種的田地有法國和意大利的總數這麼多。那裏有幾百萬畝的田地，種着麥子，棉花，茶，麻和別的有用的東西。在農場上有機器耕作，這機器的數目又不斷地在增加。現在已有六萬架正在工作着，明年想加到十萬架，後年加到二十五萬架。他們努力地去成功他們的計劃，並且要俄國的農業機械不依賴世界各國的供給。史太林格來特（Stalin）的機器場已經成功了。加哥夫（Khar'kov）的已在建築中，其利亞賓斯克和西伯利亞的（Cholia Binsk & Siberia）也下着地基了。以後俄國單從這二個工廠裏每年可以出十五萬架的機器。世界各國都不能和她比擬。

他們的領袖承認在實業方面也有同樣的進展。土西（Turkaid）鐵路也造好了。由此

可以去開亞細亞洲中部的肥地和礦產，最大的電池也完工了，新的城市也造了些，從教育方面，整百的學校與大學設立了；直接和工廠農村連接着，公共食堂，托兒所，俱樂部都有它們的成績。革命是向着它偉大的目標進行着。斯大林有一段演說這麼說：

「我們是加鞭地向着實業主義，社會主義的大路上去，把我們舊的放在後面，去變成鋼鐵的，汽車的，機械的國家，讓那傲慢的，虛誇自己文明的資本國家來步我們的後塵，這時候再看誰是「退化的」，誰是「進化的」。」

在革命緊張的勢力之下，因為不同的意見不知使多少的忠實的同志懷疑，不合作的同志貶到地球的寒帶上去。有些還遭了更慘的命運。但是人們總是這樣的自問着：事情爲什麼要這樣快？爲什麼五年計劃要在四年內實現？爲什麼不六年，七年，十年？那一個國家曾經有這種野心，在這試驗環境之下，在這短的時期中要成功她的計劃？那些才曉得機器是什麼東西的人，爲什麼不讓他們慢慢熟習後再去工作？爲什麼不逍遙自在一點而要喘不過氣來的趕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我和他們一位重要人物的談話寫在下面，他的話可以代表一班領袖的思想。他說：「每一個生物都有嗅覺和知覺的本能，可以預知前面的危險。我們也有嗅覺和知覺的本能。我們的階級的意識警告了我們前途的危險。」

「什麼危險？」我問：

「第一是抵制，禁止我們的貨物出口。假如我們不能賣，我們自然也不能買，這是經濟上最簡單的原則。時候到了，我們就不能和世界做買賣。那時候美國就是一個機器，一繩，一針都不肯賣給我們了。所以我們要趕緊地買，盡力地建造，不論是要多大的犧牲。你想我們是逃世麼？自然不是的。我們要豐富的生活，我們情願保留那運出去的魚醬，牛油，雞蛋，牛乳餅，甜醬，罐頭爲我們自己用。但是我們不敢，能得好價錢的，我們都賣出去，情願自己受一點苦，不用它。從外國來的每一塊鐵都是對我們有益的。明日通商的鐵門或者會關起來，世界市場不再供給我們什麼東西了。有的只是向我們攻擊的鎗砲。」

剛聽他的話，覺得有些奇怪，後來也覺得這就是他們對於慘澹的將來的認識。在現世

界經濟恐慌的時候，去和俄國經濟絕交是不會有的事，武裝來反對蘇維埃更是不會了，但是莫斯科過度時代的階級意識使他們不得不想到因某種緣故美國會禁止俄國的煤和木料的進口，世界各國也會怕俄國的衰沉，在莫斯科蘇維埃人民心的深處，一點也不悔恨他們的運動使世界對他們發生這樣的惡感，這是階級的戰鬥——資本家和勞働階級，資本主義的國家是等着機會向俄國進攻的，俄國在他們的農業和工業弄好後，可以在各國中經濟獨立的時候，再向他們的仇敵回擊。

莫斯科的努力於工業的自給也有別的緣故，革命的奮鬥力，管理的政策，領袖的野心，不顧代價也去爲目的奮鬥，都是造成莫斯科緊張空氣的原素，不過他們最怕的還是經濟絕交，經濟絕交刺激他們的領袖下這個決心去趕快完成他們的計劃，不問代價。

歸鄉

軋軋聲中，在火車上經過一夜的沒有睡眠，像跑馬那麼快，像海船那麼顛波，終於到了S鎮。這是我回故鄉的火車停的末了一站。我祇逗留了和舊友握談的片刻，我就向着我的最終的目的走去。

這是正午的時候，我開始走我的路程。我體會到這裏是一個和莫斯科或是別的城市相反的快乐世界的代表。這裏沒有舖了圓滑石的街道，沒有暗澹的天際，也沒有一行行垂頭喪氣的人們。這裏有的是靜寂與光明，快樂與希望，和那引人入勝的深藍色的天空。太陽高高地把萬物照得很溫暖的，天空洗刷得極乾淨的沒有留下一些殘雲。很多靈活的喜鵲飛翔着。從看得見的地方和看不見的深蔭裏，都流出牠們甜密的歌聲。田間也顯出快樂的樣子來，冬穀和春穀長得高高的像海一般的雄偉，伏在四週的低田裏，沒有一處露出貧瘠

與荒涼來，各地都浮現着和平的快樂，豐富的希望。

我一邊走，一邊欣賞着四圍的景色，不知不覺地已經離開城市幾里路了。我看見了一個孩子，他赤着腳，把他那農村式的鞋子掛在木桿子上，再把木桿子扛在肩膀上。他光着頭，一頭的頭髮緊緊地粘在額上，挾着一個破書包。他只有十二歲，他告訴我他是住在S村上，剛才是到那邊去替集團農場拿新書的。我們一路談及他們的鄉村和集團農場。從我們談話中，我知道他的父親在去年春天才搬到這裏來。我又問他自己預備將來怎樣。

「工程師。」他回答我。

「爲什麼你要做工程師？」我追問他。

「做工程師可以造橋，造田莊，造工廠……各樣的東西。」

「你歡喜發財麼？」

他祇是笑而不答。

「你爲什麼笑？」

「因為發財是最不幸的。」他笑着：「財主都是侵略窮人的。」

「你可歡喜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不！」他驚奇而帶懷疑的望着我。

「假如有一個人給你一架汽車，很多的地，牛，馬，你歡喜麼？」

「那我就將一切交給我父親的集團農場。」他回答說。

「你會麼？」

「自然！」他想了一想又說：「在我們蘇維埃管理之下，人民已經把「富」這字，放到國庫裏去了。」

我定睛地看着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鄉下孩子，他自己還不覺得他講的話含什麼重大的意思。我相信他的這種對答的話是學好了的。但是他的話又好像有些不實在，或者是因為我才從外邊來的，外邊的兒童連他剛才說的話和思想聽都沒有聽見過。細味他的話，裏面有火，有挑戰。我很奇怪，這孩子和這時代所表示的輕視財富的精神有沒有保留到永

遠的可能性。假如是可能的，那麼，雖然俄國革命是這樣的殘忍，一切的運動也要因之而遜色了，就是富有歷史性的，勸誘人放棄個人私慾財產的宗教，亦應望之而生愧的。

到了一個交叉點，我們就各向各的方向分開了。我又向四邊看我的風景。這是一年中空閒的時候，田中很少人工作，祇有幾個女人在割草。我經過了熟識的田，牧場，沼澤，後來我走到了村的邊界。這裏是一條大路，直通到那邊柔若地氈般的沼澤。

在這個地方，一眼望見的田，證明了史太林「大破壞」的真實。在大路這一邊的田地已完全改變了。一望無邊的長滿着野草的分界的田埂一齊被拆掉了。像大海一片，橫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大的集團農場。

農民去夏所憂慮的集團農場終於實現了。好像是自然的勢力驅迫着他們大部份的人都去加入這個運動。不過還有一部份的人還未加入，在路的那一邊仍是些隔開來一塊塊的小地。可是大多數的人已超越了一向的習慣，社會的遺傳，冒了險去開墾新的福地。在這福地，沒有物質的需要來煩擾他們。無論集團農場將來的結果怎樣，再也不會回到舊路

上去的了，無聊派的歌詠已走到了末路，虛幻的哲學不再引起鄉人的沈醉。自從機械輸入後，新的目的，新的方向在等着他們。

我被我的沉思深深地吸住。我走路幾乎碰到一個女孩子身上，我還未察覺。她是一個很小的鄉下姑娘，坐在路邊，一邊哼着調子，一邊捲紮着新採下來的雛菊，黃花，麥花。我看着她，我的思想回到我兒時的情形。我也到這個田裏來採像她所採的同樣的花，紮她所紮的同樣的花圈。這一切還像是不久的事情，但是廿五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不過，在我那時候，孩子們不大單獨地跑到麥花茂盛的麥田裏去的，爲的是他們害怕水鬼。據說水鬼是淹死了的女孩的魂靈，她們最喜歡到樹林和麥田裏去。我們在吃奶的時候已經有了這思想了。小孩子遇到了水鬼就不得了。遇到了水鬼，水鬼就呵他們的癢，使他們一直笑到死。所以我們遊伴中，我相信在像現在麥子長得比人還高這時候，沒有一個敢像她這樣單獨地坐在這樣靜的路邊。但是這個孩子坐在這樣冷靜的地方，離開村莊有兩里之遙（一俄里等于三千五百英尺），在這樣的麥田旁邊，見不到一個人，還是一些都不害怕。

我走上前去和她說話，她擡起頭來看見我是一個生人，趕緊把地上的花拿了起來，怕我搶了似的。我告訴她用不着怕我，爲了要使她相信我，我掏了些糖出來給她。她笑了一笑，又不好意思接過去。我順便彎下腰來把糖塞在她的手裏，並且問她住在那一個村子裏，她父親是誰，她不回答我。忽然間她把花理了一理，連走帶跑地高聲喊着：「莫璐沙，莫璐沙，莫璐沙！」她幾次掉過頭來看我，口裏仍是不停地喊着：「莫璐沙！」隱約在田的那一邊浮出一聲來：「這裏呀！亞奴斯加！」小孩子漸漸地消失於麥田中了。

我趕着我的路，穿過了村子，什麼都好像是和世界隔絕了似的一羣的男女孩子們在前面玩，他們都是差不多的年紀，十歲八歲的光景，個個都是光着頭，赤着腳，背着花。剛才看見我跑了的女孩子也在這一堆裏，她和另外一個比她大一些的女孩子很親密地手搭着腰站着，我把糖分給他們，他們個個都笑嘻嘻地接過去，有些把糖捏在手裏，有些塞在袋裏。他們是住在左近的一個村子上，到這兒來採花的。這兒的花比他們自己田裏的多。

「你們怕不怕水鬼？」我問他們。

「水鬼？」一個灰色眼睛臉上有雀斑的孩子帶笑帶奇地問我。

「是的，水鬼。」

他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莫名其妙地笑着。

「你們曉得水鬼是什麼東西麼？你們有沒有聽見人家講過水鬼？你們自己有沒有看見過？」我問他們。我想起我在小時候常常聽見人家說他在某某的樹林裏，某某的田裏看見水鬼。

他們搖了一搖頭都笑起來。

「請你講水鬼給我們聽。」一個女孩子問我。

我好像有一點不相信，這裏的兒童連水鬼都不曉得。「革命」已把這故事取消了。

無論這鄉村將來怎樣，人民怎樣的痛苦，現在橫在我面前的是豐富而有希望的集團農場。麥子是這樣多，這樣豐美。一切的收割不是用不平均的人的手，而是用有紀律的機器。我慢慢的又走到了墓場，四圍的面積已比從前大得多了。墓場的四週不是籬笆而是

很深的溝。我以前走過這裏的時候，我都沒有留意。現在這曠曠的地方引起我新的興趣。我停了步細細地玩賞。牠的位置正好是在集團農場的中央，四邊的籬笆都壞了。在墓場的一邊，長着很多的樹。赤楊條的枝尖已經枯了。野草叢生着，樹根一直到墳墓上都長滿了野草。墳墓上的泥都是封得好好地，沒有一個墳上還留着十字架的記號。這裏是農民一個很好的紀念他們親人的安葬的地方。

墳墓裏的神座也沒有了。我小時候還以為這是死人住的房子，我是不敢走近的。其實裏面都是些出喪時用的旗鼓，十字架和一些裝飾品。但是後來這就變成一般農民所敬畏的聖所了。但是這些小屋子現在祇剩下已破損了的架子。屋頂已倒下來了，牆也搖搖欲傾了。兩個小窗子也沒有了，門也倒了下來。裏面的地板也爛了，生滿了青苔。包裹旗鼓十字架的細麻布都很泥濘地一半埋在泥裏，一半拖在外邊。一向被人尊重的神像也祇剩了個爛骨子。農民現在不再關心那些往日所敬畏的東西了。

我走回村子裏去的時候，日已西落了。不過天還是很亮。街兩旁的房屋，和人民污穢的

情形，都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們的房子，天井，籬笆，都極需要修理，五旬節快到了。但是還沒有一家用新鮮的花草來點綴他們的窗子，門，或是屋頂。這不是偶然的，許多的農人都忙着到四處去工作，自然無暇顧及修理房屋了。

村中充滿了生命。人都從四方工作回來了。有的肩上抗着鐮刀，鋤頭；有的背上背着草，豬的糧食，有的背着一捆捆的木頭。母親們都把她們的孩子用車子推回來，少年人都把他們的牛從牧場中趕回來。集團農場上工作的人放了工回來沿街喋喋的談着，笑着。小孩子們歡樂地喊叫着在街上跑來跑去，賽跑的，趕着豬玩的，拔豬毛的，玩得很高興。狗和往昔一樣，的吼叫着。各處所聽見的都是嘈雜的談話與笑聲。家家的茅屋頂上都透出一股黑縷縷的煙。在淺藍色的水蒸氣中，黑暗嘈雜的聲中，家家都點起燈火。村中都是些熟人，到處都站下來和人招呼，他們也照例地請我進去坐坐，喝些牛奶。

我和一個兒時的朋友到他家去。他們夫婦倆把事情趕快做了，我們一同坐下來吃晚飯。我在這裏吃的比在莫斯科和任何一個地方吃的更爲豐美。我們這裏吃的是蕃芋，雞蛋，

牛乳餅，我們也把些煮熟了的鮮奶，溶了的牛油倒到粥裏和起來吃。他們倆找些我上次離村後，村中發生的事來做我們談話的資料。最大的事當然是關於集團農場。他們相信我聽了這些事一定會很奮興的。村中還有許多別的事發生，隔壁老婆婆的女兒生了一個私生子，人家都在議論她，她到官裏去告訴這孩子的父親不肯娶她，所以她要訴追贍養費。但是官裏不知爲了什麼原故，也沒有理這件案子。她現在還是回來和她的父母同住……很多

人特別是年紀老的都死了，其中最可憐的是密琪耳的事。他的兩個兒子在戰前就到了美國去，一直都沒有信回來。他因憂慮過度，所以得了很利害的心病。人家把他送到醫院裏去，病已好了很多。可是，有一天因爲他們不給他糖吃，他就大罵起他的兒子和醫生來。在這盛怒的時候，心中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立刻倒下去死了……何弗里羅也是很可憐的，他已轉富爲貧了。他父親一生的積蓄，他自己經營得來的財產，都被人剝奪了。他自己被趕到村外的一個沼澤邊居住着。他也沒有馬，沒有好的種田的傢伙，祇是他和他的妻子兩人在低田裏努力工作來養活自己的性命。何弗里羅從前是多麼好的人家，真是不幸生爲富人！

一陣沉默後，我們這位女主人問我可認識羅英。提起這個名字，我便憶起村中最浪漫的一段故事來：羅英是我哥哥的密友，他是一個高個兒很英俊，而有唱歌跳舞天才的少年。他是一般姑娘們所崇拜的英雄。村中很有名望，很有奮志的葉金多的女兒愛娜特別的愛慕他。因為他是窮人的兒子，祇分下一塊薄田，空下來還要到近邊地主那裏去做幫工，沒有發財的希望，所以愛娜的父母根本就沒有看得起他。他們祇想把他們的女兒嫁給一位有錢有勢的人物，由遠至近都有人來向愛娜求婚。他們都是些有田地，牛馬，豬，金子的；年輕的鰥夫，老頭子都有。可是愛娜的心目中祇有一個羅英。所以到她家裏去求婚的一來，她就躲到隣居的屋子裏去哭一個痛快。最後，她到底嫁給一個隣村富翁的兒子——駝背的丈夫。她和她的丈夫都住在廿里外的鄉村裏。那時候人家都嘆息她的不幸，並且預料羅英將來的痛苦。所以這位女主人一提起羅英的名字，我就很想曉得他底事。

『你和他說。』女主人向她的丈夫說。

他們倆互相探視着對方的意見，不曉得這件事可以不可以告訴這位新來的客人似

的結果她勉強地說：

「可憐的羅英上吊死了！他是村中自殺的第一人。」

「你想想看！」女主人很傷感地說：「一個兵來察看這鄉村的時候，我和兵兩個人才發現現在草堆裏他吊死的軀體，我們趕快把他解下來。」她不斷地說。

「那末，愛娜怎樣了？」我問。

「唉！」女主人說：「從她結婚起都是痛苦的，結了婚不上幾年，她的丈夫車了一袋的梨往市裏去賣，賣完了梨喝醉了酒才回來，他糊糊塗塗地趕着車子過一頂壞橋，橋倒了，他也就跌下去淹死了。」

「你想多倒霉！」她的丈夫說。

「這個不過是不幸的開始。」女主人說：「後來她又嫁給一個有錢的鰥夫，所以搬到別的村子裏去住了，在革命的時候，土匪把她的丈夫殺了！雖然這些土匪都給捉住了鎗斃，但是這對於愛娜有什麼好處呢！她第二個丈夫的兒子和她是冤家對頭！他常常把東西擲

在她的身上要把她擲出去，幸得政府幫她一臂之力，現在她還是和她丈夫的兒子住在一塊，不過這種生活有什麼快樂？」

「雖然隔了這麼多年，她還是這麼美！」主人添了這句話。

「有一天我聽見她的哥哥說及她，」女主人又鼓起了精神說：「假如她現在還愛羅英，她就可以嫁給他，兩個人快快樂樂的過一世了。」

「你想愛娜會嫁給他麼？」

「愛娜自然會嫁給他的，並且會以他的窮爲榮耀。現在是時代不同了，在從前的時候，你隨口說一個人窮，你會給他罵死；因爲在那時窮是一件極可恥的事。現在你若向一個人說他窮，他還會很感激地向你脫帽致敬。現在「窮人」是一個很尊榮的名字呢。」

他們倆接着又講一件比羅英和愛娜還要動人的事。他們問我還記不記得開林的女兒愛多梯亞。我記得很清楚在去夏跳舞會後，我替她和她的一班朋友拍了一張照。我告訴他夫婦倆我記得愛多梯亞。他們倆又互相的對視了一下才開始說她的慘劇。在她十八歲

的時候，他和三十歲的士提俄巴發生了戀愛。他不久得了肺病，醫生說他是無望的了。可是他很遵醫生的話休養，服藥，慢慢地也就好了。最後，他恢復了健康，仍能照前工作。

在他病的時候，愛多悌亞依舊對他很忠誠。等他病好後，他們倆就好得分不開。在交誼會裏，跳舞場上，他們總是要同去的。會散回來的時候，到了家的門口，他們還是依依不捨地不願分開，互相訴說着愛情。風雪都不能阻止他們的夜會。可是她的母親愁壞了，常常提醒她的女兒在夜間風吹雨打的在外面是很危險的。果然不錯，愛多悌亞受了冷，傷風傷得很利害，並且還咳嗽。後來又吐了血。她的母親和士提俄巴把她送到城市醫院裏去請醫生瞧。醫生驗察的結果，說她是得了肺病。她雖然服藥，可是病仍無起色，還吐了很多的血。士提俄巴爲這事很是難過，但是他還是這麼的忠誠對待他的愛人。他每天都去看她，使她歡喜。他也將醫好他的藥給她。他安慰她，等她的病一好了就可以結婚。

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他好久都不來看愛多悌亞。她寫信去叫他來，可是來的不是她以前所認識的士提俄巴了。他淡然地不講什麼話。在她母親的面前她問他是不是他不愛

她了，他仍是不答。在他去的時候，他答應再來看她，可是從此以後他永沒有來看過她了。在她失望的留戀中，常常坐向窗口望着街，希望或者可以看見士提俄巴會在這路上走過。有時看見士提俄巴走過，她就驚呼着跑開，求她的母親把窗幔拉好，使她看不見街。她的肺部因此愈弄愈壞了，不久她便死了。

「你應該來看她的出喪！」女主人連着說：「我到死都不會忘記。當她被布裹好了放在棺材裏的時候，她的朋友們抱了很多的花放在她的四週圍。那時的她是多麼美啊！和生人一樣，祇不過面色黃些。她的母親仆倒在她的棺材上抱着她的尸體慟哭，『我親愛的呀！』她哭着：『我的寶貝坐起來呀！你的朋友們不是來送你的喪，而是來赴你的婚禮。看看她們送給你的花起來！我美麗的愛多悌亞，我親愛的女兒，我美麗的新娘！』她媽的哭聲把我們的心都給打碎了。可憐她的母親憂愁得幾乎發瘋，現在她走過她愛女的墓旁，還是要仆在地上要把她哭活過來似的。」

晚飯後，我到街上去散散步。我遇見了很多人，老的，少的，集團農場上的，非集團農場上

的，還有兩個已剝奪了富裕階級的農人。他們都很熱鬧的談着心，有的互相的問着我是不是去冬到這兒來過的那位客人。那時候的村子正是混亂的時候。聚會呀，辯論呀，爭鬧呀，打架呀，互相排斥呀，大家都不曉得集團農場將來的結果是怎樣，也不曉得人民肯不肯加入蘇維埃的兵士也到各家去勸他們加入集團農場。人家都以爲他們是某軍隊的先鋒隊。不久這軍隊就要來把他們像趕牛到牧場一般地把他們趕到集團農場上去。農民總是這麼的愚蠢，在這廢棄富裕階級和集團農場運動的紛亂中，他們嚇慌了，不知怎樣做才好。他們隨便人家說什麼他們都聽。幸這村裏的組織員比較還高尚些，所以他們雖然也想盡了法子使農民加入集團農場，還沒有別的村子裏弄得那麼糟。

消息傳來了！史太林吩咐組織員不可強迫人民加入集團農場。立刻，空氣緊張起來，他們跑到郵政局，跑到城裏去買印了史太林的信的報紙。他們捨得花三個，四個，五個盧布去買一份報紙，可知他們是怎樣地要知道這個消息了。街上也有一羣羣的人在把報紙高聲讀出來，很激烈地討論着，有些開心得不惜重價，買得酒來拚死的喝一個醉，有些買了報紙

藏在胸口跑回去給他們的隣里看，跑到蘇維埃辦事處去和組織員們理論，這些組織員都已躲了起來，因為他們曾經叫人民將一切所有的拿出來加入集團農場，不然就要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現在人民從史太林那裏曉得中央政府並沒有這樣的主張，在人民公憤之下對於這班專制的組織員，或許有不利的舉動。

我很遲才回到草屋子裏去睡覺。這是很冷的一個晚上。我緊緊地裹着羊皮的外衣睡在草上，但是我睡不着。日裏的刺激使我清清楚楚地醒着。我到鄉間來不過還是第二天，我已聽見了這些的消息：羅英，愛娜，愛多佛亞，士提俄巴的影子輪流的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真懷疑，這樣誠實簡單的人會遇到這樣非常的打擊。

我聽見門外有腳步聲，又好像門外有人在探視。

『是誰？』我問。

『開開門，是我——色而基，我要和你說話。』

我跳起草來，把頂着門的叉子拿開，讓色而基進來。這裏是很黑的，連他的臉我幾乎都

看不見他的鬍鬚比從前更黑更厚了。他在我旁邊的草上躺下，馬上就談起來。他說他方纔在田裏工作，回來得遲了！聽見人家說我來了，所以他趕到這兒來和我談談。他要把悶在心裏的話向我一齊講出來，這是他終日不定的忙碌中唯一的安慰。他問我可知他去冬已剝奪了富裕階級的事。他的財產都充了公，他一家的人都被趕了出去。多謝上帝！現在他的產業，房屋都又可以回來了！但是他心裏仍是不快樂！生活是這樣的不定與煩擾。他不是一個懶惰的人，他懂得關於田地，果子，五穀，蜜蜂的常識。如果他肯好好地工作，他可以得着很豐富的收成。但是這樣又要引起人家的懷疑，惹起很多的困難了……天呀！這是什麼生活！

「去年你在這裏的時候！」他接着說：「他們要我一千個盧布才許我住在自己的屋子裏，在自己的田裏工作。最後，我和他們商量了付少一點錢。我預備賣去一頭牛，一頭豬，和一些別的零碎東西來湊足一個數目給他們。但是他們忽然改變了計劃。無論我肯給多少錢都不肯讓我保留我的私產。因為我是富裕階級的人，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充公。我和他們辯論。問他們我有什麼富裕，我的手都是因為工作而黑了，生了厚皮。但是我辯亦枉然。在他

們的眼中，我是應該被取消的富人。你曉得我是怎樣的勤力於家務，不論在房子裏或是在倉庫裏我都歡喜把東西放在一定的地方。我有一個小架子，上面安放些盤子，書，和一些零星東西。有一天晚上他們一班人跑到我家裏來奪取我的財產，把我的架子也推倒了。我看見我親手做的東西給人家這樣來毀壞，我心痛極了，我和他們說：「你們就是要把我趕出去，又何苦把這架子毀壞呢？就是一些書，你們拿來自己看看也是好的。」他們那裏睬我兄弟！你曉得我當時是怎樣的難過啊！我忍不住要流淚，可是我也不說什麼，說又有什麼益處呢？

「我和我的姊夫商量搬到他們家裏去住。他們家裏有五個人，我們六個同住在一間茅屋裏。有一次我的妻從爐子上把她煮好的一鍋粥和蕃芋拿出來做晚膳的時候，有一隊奏着樂的兵從門口走過。他們是到俱樂部裏去開音樂會的。他們的俱樂部就是我們先前的住宅。我的妻手裏拿着鍋對過路的兵說：『再會了！兄弟，希望你們到那裏去的結局都比我們好。現在再請你們奏一隻進行曲吧！』她一邊走出來的時候，她很傷心地哭了！他們

沒有奏什麼進行曲，朋友！這是我們心裏奏出來的悲傷的音樂啊！」這位富於傷感的人抽咽了。這裏是深夜漆黑的倉房，在俄羅斯沈寂的鄉村裏，四圍的空氣都是在描寫他的悲傷。

「哦！我在想法子安慰他：『你現在又可得回你的東西了，這不過是一時的衝突，何用悲傷？』」

「你說得很對，朋友！」他恢復了原來的狀態說：「我每樣東西都可得回了，這不過是偶然的事。在這革命的時候，我不怪誰，但是這是很痛苦的，什麼事都不安定。今天不曉得明天怎樣，就是這個集團農場吧！起頭的時候，每個人都要把他的牛交給集團農場。所有好的留起來，壞的賣出去，得來的錢再去買別的東西。但是現在新的命令出來了！集團農場的人，每個人都可以有一頭牛。這樣一來，秋天加入集團農場的人，自己沒有牛，要牛奶祇好花錢去買。後來加入的才有一頭牛，他們用不着將辛苦得來的錢去換牛奶。還有一件事，起先沒有一個人可以有私有花園，一切的園地都是屬於集團農場的。你看我們農家沒有花園像什麼樣子。那時人家都很反對，後來他們又改變了意思，我們現在個個都可以有一個花

園。但是我們還沒有這福氣，可以有自己的牧場。集團農場佔有好的和靠近的牧場，我們則不知要花多少時間到遠的舊牧場上去放我們的牲口。這些事只有對於蘇維埃是好的，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好處。百姓都氣死了，失了勇氣，失了興趣來工作。你看我就知道了，最初他們要我付一千個盧布才許我有我的私產。後來又說我無論如何都不能佔有我自己的土地與房屋。我是剝奪了公權的富裕階級的人。我們一家忍受着痛苦與傷心，但是我現在又都可得回了！感謝上帝！你看這一切是不是都缺乏目的，秩序與了解？我怎能加入這樣的集團農場？誰能擔保將來又不出亂子？此後，或許還有意外的事發生，或者戰爭。我們看報紙，也聽見人家說，資本主義的國家要預備來攻打我們。假如真的發生的話，怎麼辦呢？我們個人有什麼辦法呢？我自己怎麼辦呢？

新與舊

村中老的是這麼的怨嘆，加入集團農場的又是這麼的不滿。不時你會聽見人說：「假如我們有C村那樣的集團農場，我們加入是不成問題的。那是一個多麼有秩序的一個集團農場啊！」他們個個都勸我到C村的集團農場去參觀，來跟他們的集團農場比較一下。在別的房子裏，羨慕C村集團農場的聲氣也是這樣地熱鬧。C村在四週圍的鄉間，可算是最出名的一個了。

我從做孩子的時候，就曉得了C村。牠是這裏最大的一個村莊，離火車站比我們的村還遠些。牠的名字從前是叫做什麼莊，採取業主的名字。那兒有裝了水機的麵粉廠，麥酒廠，和這省裏最好的果園，所以C村在這裏是一個很出名的村子。

從我們的村子走不多遠就可以到C村的，所以我抽了一個空兒就上那裏去了。牠的

木屋，坍倒了的圍牆，街上昂昂然走上走下的雞，屋子裏任意跑出跑進的豬，從外表看來，是和別的村一樣的荒僻，粗陋。他們的集團農場是在村子的外邊，但是我一進到裏面，我就覺得一種普通農民所有的力量和熱度。一排排的屋子是正在建築中，一大堆的工人在路上嘈雜着搬運木頭，石子，磚頭等物。在鋸子，斧頭，鐵鎚的聲中，這些農民一個個地，一羣羣地，背着種田的傢伙，東奔西走的忙碌着。他們的生活中，顯然的浮出一種活動力。

這是俄國的規矩，我跑進了管理室連門也沒有敲，我一直跑到集團農場主席的公事房裏去。那裏有兩個青年人，一個是沒有戴帽子，一個是戴着一頂小帽壓到眉心，同在一張長棹子邊背着我坐着。他們很留心地在看些紙上的東西，一個在大聲的算數。他們沒有看見我進來，我也不馬上就和他們說話。我把這公事房看了一眼——這是一間小小的房間，充滿了松樹的香味。四壁都空着，祇有幾幅蘇維埃機關的印刷圖畫，最顯明的還是哥塞克（Cossack）將官布地奈（Bootenny）的像。這裏共有一個堆滿了書和紙的書架，兩張棹子，幾張長凳，沒有椅子，一張牀，這還證明了這公事房也是一個人的臥室，一盞充滿了煙煤的燈。

向着公園開着的兩個窗子，陽光，空氣，蒼蠅，都是從這裏進來的。

我向那兩個人問了一聲好，他們都回過頭來請我坐。他們說他們已經聽人說過我已到了這裏，不過不曉得我會不會來找他們。他們還想叫人過來請我，現在我既已來了，他們很歡迎我。他倆中的一個是集團農場的主席，他是一個三十左右的青年農人。他有圓圓的鼻子，臉上有非常多的雀斑和疤痕。我早已聽見過人家說及他了。他是一個勇敢而帶談諧的人，從來不發脾氣，不罵人。另外一個是一個英俊的少年，祇有二十二歲的光景，他有深藍的眼睛，淡黃色的頭髮，陽光晒黑了的臉，他是集團農場的幹事，我們講話的時候，這位幹事忽然不見了。過了一會，他拿了些牛奶和一大盤的黑麵包進來。主席就把東西送到我面前來請我吃。

「你大概聽見了不少農民不滿意的呼聲吧？」他說。

「還可以。」我不經意地回答，他們倆也互視而笑了。

「你如果和我們一樣的在這兒久住，一定也會聽見很多的。」他又回過頭來對幹事

說：「是不是高士沙？」

「這一定的。」高士沙這樣答。

「這些農民，」主席接着說：「一定不會滿意的，滿意的就不是農民了。我一生都和他們在一塊，有什麼不曉得。我的一個叔叔，可算這裏或全蘇維埃最不會滿意的一個人了。」

他說完了就笑了起來。

他站了起來，叫我跟他去，說：「來！讓我們來看看地方吧！」

走了出去，我們停住了腳步來看和管理室一排的新屋。

他對我說：「這些房子都是去年造起的，都是我們集團農場人員的住宅。」

這些房子都是木屋草頂，比起普通農民的住屋來要高些，窗子也大些。我們走了幾處，都是一間或兩間的房子，四壁空空的，佈置得很簡單。但是很乾淨，沒有一處有雞，有豬的形跡，窗子緊緊地關着，所以也和別的農民一樣，屋子裏帶着一種沉悶的空氣。

看過了房子，我們順步便到牛場。高聳在我們面前的是四個新起的牛欄。這麼大的牛

欄，我平生還是第一次見到。他解釋給我聽，三個是牛棚，一個是馬房，這地方很空曠，牛繩是縛在木柱子上的。這裏的空氣，亮，大窗子，高屋頂，乾淨的地正和其他農民的低矮無窗，堆滿了尿的牛棚的情形相反。

每一個牛棚可容一百五十頭到二百頭的牛，他們打算在一年以內要湊足這數。在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集團農場可有八百頭產奶的牛，有全鄉兩倍的數目。他們也要學美國選種的方法，把不好的殺掉，好的留下，把劣種的淘汰了，剩了純然的產奶的好牛，對於飼養方面，他們也要好好地留心。冬天的時候，本來馬的糧食是稻草及禾根或者浸在水裏的草，蕃芋皮，糠。現在集團農場把馬秣保藏起來，預備冬天喂馬了。馬秣保藏法還是這裏第一個採用。

當我看見這馬秣保藏室的時候，我忍不住笑了起來。這是很滑稽的事。原來這馬秣保藏室祇是地裏的一個深洞。我的同伴也笑着向我說：「我曉得我們的馬秣保藏室是和美國的不同，但是我們缺乏建造的材料，這就是我們最好的了。將來我們也要造一個同美國

一樣的馬赫保藏室，朋友！過些時候再講吧！

我們橫過了牛場，又來到一個地方：這是一座很大的屋子，一進門我們就看見一個磚做的火架子，上面一大鍋煮滾了的蕃芋，兩個女孩子赤着腳，圍着白圍裙，用一樣東西在搗這熟蕃芋。主席告訴我這裏是豬房，這兩個女孩子是爲豬預備糧食的。這是一個新式的豬房，有開着的很大的窗子，水門汀的地，供給不時需用的自來水。每個豬都有分開的一欄。牠們都是英國白克鄉（Parks line）的豬，現在雖然只有一百五十頭，但是據這位主席說，秋天養豬的時候，他們希望加到二百五十頭，這裏豬欄剛剛可以容納這些。隔年或者再造一個大的豬欄，或許將來養牛，養豬，養家畜，會變成集團農場上最重要的事業。這裏的豬欄，牛棚，馬房真是與衆不同，一年有兩次的清潔掃除，一次是春天，一次是秋天。地上都是乾乾淨淨的鋪着厚厚的草。

我們繼續着參觀，我們慢步地到了一個公園。這裏的橡樹，赤楊，楓樹，長青樹，巖嶽，雄幹的遮蓋着很大的面積，陳現着叢林的樣子。這本是一個私人地主的產業，節期到了的時候，

這公園是一個極高興的地方。不過一班的農民自然是沒有份的。可是，現在這公園是開放了。不管他是不是集團農場的人員，誰要進去都可以的。赤楊樹的旁邊，搭了一個高臺，上面豎着一面紅旗，四周圍放了些長板凳。夏天一來，這公園就變成集團農場社交文化生活的中心點了。幾乎沒有一天是空的。有時這裏也有演講，開大會，演劇，電影，和種種的娛樂。

我們離了公園，就到了一塊大空地上來了。那兒有好些人正忙着幾間新的建築。建築中的幾間房子，一間是預備做合作商店，一間是做醫院，第三間是做學校，第四間是做托兒所。到秋天，這些房子可以完竣，開放着應用了。明年還打算在這空地上造一所大的俱樂部。他們告訴我這裏是一個最理想的社交文化中心區。地是這麼的大，又這麼靠近公園，所以以後的文化機關都可以造在這裏了。

我們向前走，盡我們眼睛所能看到的都是一片果子樹。主席對我說：「我們去年才種植這果園，這裏共有四十畝達（*Acres* 英二畝半）的面積，來春我們或者再多種廿黑達，我們不要和普通農民一樣的讓這些樹散亂的生長着。我們特別請了兩個專家來管理

牠們幾年後你再來的時候，我們可以饗你以最上好的果子了！我們一邊走，一邊留心察看這些樹——有些是蘋果，梨，楊梅，紅梅，主席很得意地把長得好的指給我看。

「現在，」他說：「我還要帶你去看看些東西，這是很有趣的歷史。」他帶我回來，穿過了公園，到了一座特別凸出來的房子面前。我們走進去，即刻浮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幾架油漆的人功孵卵機。一個年輕的姑娘繫着皮的腰帶，赤着腳，頭上很整齊的包着一塊紅巾，在那兒工作着。主席介紹她是他們的家畜專家。她不是這裏集團農場的人員，不過是來這裏歇夏的，秋天她就要回到瓦羅奈（Varese）農科大學去。她的家在加沙士坦（Kashgan）她是被太陽晒得很黑的鄉下姑娘。她帶着主婦式的神氣指點我們孵卵機內部的組織，并且解釋她孵卵的方法。從她到這集團農場上來，她已經孵出幾千隻小雞了。她相信在她回學校以前，最少還可以孵兩次。

參觀了孵卵機，我們走出草地來，找了一塊大松樹的樹蔭睡下。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這孵卵機的歷史了！」主席這一下子開始了他的談話。「從這

件事你可以知道我們集團農場現在的問題，並且也可以明瞭我們農民心理的一斑。離這裏不過一里路，有一塊地，是一個地主的產業。我們以為這塊地是一個很好養家畜的地方，所以我們就想把他來做我們集團農場的一個家畜場。我們準備大做一下，一點不耽擱，馬上預備了幾架孵卵機，我們召集了一個大會，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他們；可是他們極力的反對，他們不相信死的孵卵機會孵出活的小雞來。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事。從前這裏的地主也沒有試過，他們說這是不自然的，他們預言這事的失敗，他們說我們祇是犧牲寶貴的雞蛋，花費很多的錢。我們自然也向他們解釋這孵卵機在美國也有驚人的成績。他們不管怎樣，終是不聽我們的話。他們也不管美國怎樣，他們說美國的雞蛋或者是和我們的有些不同。總而言之，在俄國的鄉村裏，他們不允許用這樣沒有意識的孵卵機。他們很贊成我們將養家畜做集團農場的重要事業之一，但是他們一定要我們用舊的法子來孵養。他們很好笑機器怎能代替母雞的工作。

「我們辯了又辯，結果，他們雖然反抗，終於允許了我們做這個試驗。他們驚奇我們，無

論怎樣，假如我們失敗了沒有結果，他們永不會原諒我們的。我們於是買了兩架小的七百裝的孵卵機。買來的時候，我們把牠細細地看了一下，真是莫名其妙。可是我們總不失望，我們買了些書來研究怎樣使用這機器。這些農民天天都要來問一問這機器可會孵出小雞來。你曉得，我們是最倒霉的了，我們祇孵出百分之二的小雞來，你若是在這裏，你就可以聽見農民是怎樣的咒我們罵我們。他們口口聲聲要到高級機關裏去告我們，革去我們的職。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們的氣平下來，可是我們這次的失敗就變成四週鄉村談笑的資料。我們雖是失敗了，我們仍不灰心。爲我們自己的原故，爲集團農場運動的原故，我們還得鼓起勇氣向前奮鬥。

「今春，在一個大會裏我又提起孵卵機的事，我早料到會給他們大聲喊下來，果然我料得不錯。我決心要做一件事，我一定要做成功的。我們和農人的關係，最要緊的是坦白。所以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我們用孵卵機的失敗，完全是因爲沒有特別訓練的人材。若是我們聘請一位專家來料理這事，我們一定會成功的。我把報紙上關於別的集團農場使用

孵卵機成功的事讀給他們聽。末了，他們總算答應了我們再做一次試驗；不過，這次再失敗，他們就要用非常的方法來對付我們了。

「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到瓦羅奈農科學校的家畜科去，請他們派一個對於孵卵機有經驗的高級學生來幫我們的忙。這位朋友就是他們那裏派來的。」他指着我旁邊的一個女子這樣說：「當她來的時候，我就告訴她，她是負着很嚴重的責任，她沒有說什麼，祇是努力工作。哈！你看她是多麼認真地工作呀，朋友！」這女子笑了一笑，臉上起了一陣紅暈，仍舊不說什麼。「你曉得麼？」主席接着很熱誠的說：「她第一次把所有的雞蛋，孵了百分之七十，都孵成了小雞。起首農民還有些懷疑，等他們一個個地來看見這些小雞的時候，他們都驚得啞然無聲了！哈！這一下輪到我們偷笑了。第二次孵卵的成績也是這麼好。你曉得現在的情形怎樣了？最近一次的全體大會，農民口口聲聲要再加幾架孵卵機了。」

我們回到公事房，幹事便開口問我：「你歡喜集團農場麼？」

「是個很動人的地方。」我答道。

「你剛才看見的新房子都是去年造起來的。」

「對的！」主席加了一句：「這集團農場雖然已經有了幾年的歷史，不過去年才有了真正的生命。這些和我們幾年後的希望和計劃，還算不了什麼。我們有很大的計劃——我們要發展電氣事業，磚廠，麵粉廠，新的房屋，遊樂場，音樂團——我們的計劃是無窮盡的。」

主席請幹事又去拿了些牛奶，麵包，牛油和牛乳餅來。我們經過了很久的參觀，這些食物當然是極受歡迎的。主席和我都放着量吃，我們一邊吃，一邊談着。

「農民自己以為怎樣？」我問。「他們覺得滿意麼？」他們倆都笑了。

「他們常常在抱怨。」幹事說。

「他們總是抱怨的。」主席和着他說。

「他們抱怨什麼呢？」我又問。

「其實，」幹事說：「他們有些抱怨是因為我們的軋卵機還不夠。」他倆很得意地笑着。

「他們不滿意我們因為我們沒有從前那樣殺許多的畜牲，他們沒有許多肉吃，他們又不滿意城市的產物如棉織物，烟捲等的缺乏，他們最愛的是想法子找我們的錯。」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主席連着說：「是向前努力我們的工作，將我們的成功來征服他們，我們要得到個人土地上得不着的效果，在這裏鄉間，你可以聽見農民恨不得要把我們定了罪似的罵我們，但是，你若把他們的房屋，倉廩，豬，牛，五穀，他們的一切來和我們的比較，你可以斷定我們蘇維埃的將來是怎樣，況且，我們現在還不過是一個開始。」

「假如我們聽信農民的怨罵，那我們就要像剛才讀過的維亞加的地主一樣了，你聽見過這故事麼？」幹事說着：「他是一個很富足的地主，有很多的地產，因為維亞加的天氣不合宜，他搬到意大利去住了，很久以後，有一次，他回到他的老家裏來，看見他土地上的農民，過着非人的生活，他動了惻隱之心，決意為他們做些事，他造了石的屋子給農民，給了他們一個乾淨的安樂的家，可是你曉得後來怎樣了？這班農民把這好的房子改作了廁所，做豬欄，這主人氣死了，馬上把東西理了一理，便又動身到意大利去了！」

「自然，他是地主，他要避免事實。」主席插進來說：「我們可不要逃到意大利，美國，或是什麼地方去，我們要留在這裏繼續我們的工作，是不是？高士沙？」

「自然囉！」他倆又得意地笑了。

下午我回去的時候，又經過了這鄉村，集團農場的印象深深地刻在腦子裏，這裏安定的古式的生活——街道，房屋，籬笆，跑來跑去的豬，雞，人，一切頹敗的，荒蕪的，黑暗的，和那新進的世界的力量，毅力，都是相反不和合的。

走過了一個院子，我看見一個老者倚門而立着，他是光着頭，赤着腳，一頭散亂着的灰色頭髮披滿了一肩，有些還塞在襯衫的領裏。我和他打了一個招呼，他也很熱鬧地請我留步。他問我吃不吃牛奶，不等我回答，他就喊裏面的老婆婆帶一杯牛奶出來款待這位「美國客人」。一羣的孩子和大人，男的，女的，都跑了出來圍着我，用鄉下人瞧外國人的眼光釘着我。

這位老婆婆是個矮縮了的滿臉繃皮的女人，她圍着一個家常的圍裙，拿了一瓶牛奶

和一個暗澹的錫杯子出來。我再三的告訴她我在集團農場上已經吃得飽了。但是她一定要我再吃些。『不要推却我們愚笨鄉下人的好意。』一個中年的農人插進來說。所以我沒有法子，祇好依了他們。有幾個過路的人也停了工作，和幾個砍柴的也走進我們的堆裏來，用奇怪的眼光來看他們中間的美國人。

他們都很好奇地問我對於集團農場有什麼意見，我還是告訴他們集團農場是個很動人的地方。

『我們造了很多的房子。』一個趕車子的說。

『真的！』我答說：『比這裏隨便那一個集團農場都要多。』

『是的。』老者搖了搖頭說：『他們在那裏造了一個新的美國，他們還有孵卵機呢！你看見過麼？』

『你可歡喜那個馬林保藏室？』另外一個人發聲問我。

『還有那新的豬欄？』

「這是一個真正的集團農場，是不是？」又是一個趕車子的附和着說。

「是的，是的，講得很對。」老者很痛苦似的回答他們的話。

現在我們堆裏又來了一個人，一手捏着一根棍子，一手拖着背在背上的包袱。

「他是無神派的。」一個人偷偷地告訴我。

「講什麼？」這個新來者立刻就說：「我們農人不是三個仇敵麼？這三個就是資本家，鬼和上帝。」

「聽他說，聽他說！」一個女人帶着諷刺的口氣在屋子裏說。

「三個仇敵，」新來者接着說：「其中的一個是鬼，可是我們現在已脫離牠了！我們中間現在已經沒有一個人相信鬼。第二個仇敵是資本家，現在我們也快把他們掃除了！但是上帝還在我們中間，我們應該也把他趕出去。」羣衆中接着一陣笑聲。

「沒有意思。」這老婆婆輕視的哼了一聲便走開了。於是又引得孩子們大笑起來。

「你們都笑我，但是這裏有一個從文明地方來的朋友，」無神派的人對着羣衆說：「

他走遍了全世界，讓他告訴我們，囚縛着各地窮人的，是不是鬼，資本家和上帝。」

「他要把我們快倒的禮拜堂封起來。」老人說。

「我已把我的聖經燒掉了。」無神派很自滿的說：「每一個人也應該學我這樣做。我到四處鄉裏去勸人家和我一樣把聖經來當「營火」(Bonfire) 這樣燒，把上帝燒掉，還我們人民以自由。」

「自由。」老人說：「好像隨便那個都可以給農民自由。」

「好說，好說！」又一個人夾進來說：「農民那有這個福氣，不管你是不是加入集團農場，總是倒霉的。」

「你是不是集團農場的人員？」我問剛才說話的那個人。

「是的。」他說：「是又怎樣？」

「你不聽他們的指揮，他們就不讓你活。」有一個人這樣地說。

「是的！」很多聲音應着。

「現在他們都到集團農場上去工作了，他們要變成互相的仇人，他們吵嘴，打架，什麼事不做？」

「喂！無神派的人很平靜地說：『慢慢就會好的，我們應該脫去舊的思想，採取新的政策，我們第一是要解放。』」

替集團農場砍柴的先走了，無神派的人和別人也相繼的散了，這已是放工的時候，這位老人家也請我在他家坐一會再去，我們坐在掉邊談話，老婆婆忙着生火煮晚飯。

「你想無神主義和集團農場將來怎樣？」老者問我。

「我也正想曉得。」我回答。

「兄弟！我們能曉得將來的結局就好了！」他嘆息着說。

「不過，」我冒險地說：「集團農場造了許多房子。」

「那些房子是這裏最好的，」老者說：「不過奇怪的是他們房子造得愈多，我們的生
活愈苦，他們現在連一頭牛，一個豬都不殺了，我們集團農場上的人連一塊肉都吃不着。」

作是照樣地做，並且更苦些，他們是多麼嚴厲啊！我們沒有好房子，孵卵機，馬秣保藏室，不是也好好地過活麼？最低限度我們還可以平平安安地過日子，現在是沒有和平，沒有生命，沒有……」

「不要咕嚕了！」老婆婆說：「沒有剝奪了你的富裕階級，已算是你運氣了。他們把你攆到北方去時那就更糟了！」

「誰說不會呢？」老者很傷感地說：「可是我總不能不使我的心不想這些事。他們總是答應着我們明日怎樣，誰還希罕明日，恐怕沒有明日呢？恐怕不到明日我就死了呢？真討厭！我們農人真該死！」

黑暗遮蓋了全村。人們都由工作的地方回來了。牛，羊，豬，都從牧場上趕了回來。各家的窗子裏也透出了火光來。先前村中的沉寂現在已經給打破了。

兩個雄健的少年走進了屋子。他們是老人的兒子，集團農場的人員，他們的像貌很像他們的父親。

「他們是木匠，現在正在幫助集團農場造房子。」老人順便介紹了他兩個兒子。

「就是你聽說的那些房子。」老者感慨地說，「房子有什麼用？我們又不能吃房子，穿房子，爲什麼他們不想些法子多給我們一點糖，肥皂，肉，織布——我們需要而得不着的東西，房子，誰要住他們的房子？」

「畜牲！」老婆婆狠狠地罵了一句。

「因爲他們要造很多的房子。」一個少年解釋似地說。

「他們就是造，誰要他們的房子！」老人說。

少年們都坐在棹邊，他們的母親把煮熟的蕃芋，酸奶，麵包拿出來給他們吃。

「多謝上帝，」她說：「他們還給我們留下一些東西——一頭牛，一個豬，幾隻雞，還有我們的花園。」

「真是多謝上帝，」老人同意地說：「假如沒有一點東西是我們自己的，我就不會覺得我是屬於世界的那一部了。他們說私產沒有什麼好處，一次一次的演講叫我們忘掉私

產，什麼都歸公有，但是這是我們血裏帶來的要求，我們有什麼法子不要呢？

「唔！或者將來會好些，」老人這樣地講下去，「可是就我所曉得的是很壞的，壞極了。祇是工作，工作，工作沒有酬報，沒有快樂。他們祇是建造，建造，建造，沒有帶給人們一點的舒服。他們霸佔了集團農場的一切，大的牛棚，大豬欄，大孵卵機，大的馬秣保藏室，大的機器和大的房子，但是百姓沒有一點自由，沒有一點的快樂，人民就像欄裏的牛和豬一樣。」

他的兩個兒子都對我笑了一笑，也不講什麼。

一個新女子

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她是正在擠牛乳。她是一個強健的女子，紅紅的臉上微散着些雀斑，剪短了的淡黃色的頭髮上縛着一條狹的紅絲帶。亞伯蘭告訴我她祇有十八歲，但是她的樣子看上去是不止十八歲了。她赤着腳，穿着一件灰色柳條的衣裳，長到膝蓋。圍着一條白圍裙，露出底下有曲線美的雙脛。她的名字是維拉。

亞伯蘭和我談及她，他說她是真正的革命的產兒。她是鄉間集團農場上最新最偉大的一個女子。他很想會會我，所以我們坐了車子到她那個集團農場上去。

「這是我們的首領。」集團農場上幹事這樣介紹維拉給我。

「不要相信他，」她否認似地說：「我不過是一個擠牛奶的女子。」

我們的聲音和我們的樣子把牠擠牛奶的牛嚇壞了。牠不斷的吼叫，牠向前逃了，把維

拉的凳子，乳桶弄倒了，把她的衣服也撕破了。她馬上站了起來，說沒有受傷，捏着她的衣服跑出這牛場。我的同伴很可憐似地說：「可憐的孩子！她沒有幾件衣服。在今日我們的合作商店裏，找一件新衣服的材料都是很難的。」

不久維拉換了衣服和圍裙來了。她笑嘻嘻地，很自得地又來擠牛奶。俄國擠牛乳的事都是女人做的。這集團農場上有一百多頭產奶的牛，維拉也不是例外。她和別的擠乳的女子一樣做全天的工作。她管八頭牛，每日擠乳三次。幹事告訴我，雖然她是很忙於社會工作，有時演講，開會，回來的時候天已晚了，但是她從來沒有漏過她的工作。一次牛一從牧場上回來，她就開始工作了。

幹事很簡單地告訴我關於她的歷史：她的家是在一個很小的村子裏，她的父親是一個裁縫，在革命的初年就死了！留下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她就是這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她的出身很窮苦，所以她趕緊選擇了農業做她一生的事業。她在農科學校牲畜科畢業之後，就打算到莫斯科的 Chiryaev 俄國最出名的農科大學繼續的研究。可是政府中

止了她的計劃，因為她是一個忠心的革命黨員，很熟習革命的宗旨和信條，一個富有毅力的組織者，一個演說家并且還是有領袖天才的人。政府派她到這集團農場上來監察一切的活動。

在名義上她是一個擠乳的女子，她和集團農場上別的人一樣的工作，得一樣的報酬，但是她實在的責任，還是她在集團農場上工作完了之後的事業。這種工作要比集團農場上事精細幾倍。最初的時候是在五年前，十家的猶太人組織了一個團體。去年春天這個團體有大多人加入，所以這個團體就變了「國際」的團體。參加的共有五十七家，大半是猶太人，也有波蘭人和俄羅斯人。他們多數是開小店的，他們無論什麼問題，都拿出來請維拉替他們解決，她不但顧問及他們經濟的問題，並且還顧問到他們的個人問題。她是在為種族的諒解和社會的和諧而工作。社會上一切的文化事業，演講，讀書，討論，娛樂，都在她指導之下。一星期有一次或兩三次的壁報也是她編的。這個報專給人民發表不滿的意見，批評和要求。空閒的時候，她也到附近的農家，和他們開開會，幫助他們對於集團農場運動有相

當的諒解。

在看她將牛乳的時候，我很不相信這樣年輕，天真，孩子氣未脫的姑娘能負起這麼重的責任。我想了一會，以為她不過是冷落鄉村裏裁縫的女兒，在舊日社會上她是沒有地位的。就是進學校去，也不過可以讀一點書，寫一點字，背一點希伯來的祈禱文。小時候在有錢的人家當一個傭人，或者在她父親的店裏或是別人的店裏幫幫忙。一個個錢聚起來聚到大也有幾百個盧布，等媒人來向她父母說親的時候給她嫁一個平民裁縫，或是木匠，或是鞋匠（俄國從前以鞋匠為最賤的職業，）運道好的話給她嫁一個做小生意的。她再也不會嫁給一個有地位的商家或是重要的人物。從前俄國的階級是分得很清的，祇有現在她做了革命黨員之後，才有希望做智識階級者的配偶。

假使就那樣結婚後，不過是生幾個孩子，用她父母養育她的法子來養育他們。外界各種事情的發展，奮興的事情和她是無關的。

但是現在，祇有十八歲的年紀，她已經負起了這麼重要的使命，廣闊的路向她開放着。

她現在可以儘量的發揮她的天才，儘量地向她的前程邁進。在蘇維埃境內不知有多少像維拉這樣的女子。你遇見她們的時候，聽她們說話的聲音和眼裏熱誠的光炎，你就會清楚地覺着俄國的革命的勢力。革命是不讓人中立的，不幫助革命進行的就是革命的仇敵。所以他們說：『不幫助我們的，就是反對我們！』

農場上一日的工作完了，維拉，集團農場的幹事和我都離開了牛棚到外面一個木柱邊坐下。

『維拉！』書記憨顛似地說：『你要坐汽車去玩玩嗎？』

『我麼？』她快樂地叫了起來。

『這位朋友自己有一架汽車。』幹事笑着說。

『可是真的在那裏？』她懷疑地問。幹事笑了起來，告訴她是和她開玩笑的。

『你有很多志向，告訴他，維拉，你的志向！』

『沒有多少志向。』她說。

『告訴他。』幹事強着她說。

『好！』她說：『我要坐一架很快的汽車，像眼睛一霎那麼快，我要到莫斯科去讀農科，我也要學飛機，要做機器師，會把機器拆出來，再把牠合起來。』

『就是這些麼？』幹事笑着說。

『好！』她想了一想說：『我還要看電影，我沒有見過全套的，祇見過一點。』

在她生長的那個小鄉村裏，祇有最下等的電影。普通的電影她都未曾看過，她也沒有聽見過瑪利璧克、范朋克、卓別麟，那些小學生都曉得的銀幕英雄。當我這時看着她孩子般的快樂，我覺得她不像一個政治的領袖，不是一個革命提倡者，她還未長成，不過是一個愛玩，愛笑，愛冒險的女孩子。

『在美國，』她問我：『恐怕祇有大城市裏才有有聲電影吧？』

『到處都有。』我說。

『鄉下也有麼？』

「是的。」

「真的？」她驚奇地搖着頭說。另外她又向幹事說：

「要平民革命，我們集團農場上應該有有聲電影。」

「我們還應該有鞋子呢。」幹事說：「你也用不着赤腳了，我要替你去買一雙像汽車大王和煤油大王所穿的鞋子。」他說着笑了，但是維拉很鎮靜。

「告訴我，她很正經地問：『美國的平民怎樣了？他們爲什麼不起來做些事呢？現在他們應該覺悟了。』」

「可憐她吧！」幹事懇求地說：「告訴她你是相信世界革命的。她看見那些懷疑革命的人要受不住的！」

「爲什麼他要哄騙我？」她生氣的說：「我要他說實話。」

幹事和我做一個眼色，笑了一笑，忽然聽見有人喊他的聲音，他就離開我們去了。

「真的美國沒有機會革命麼？」她好像美國孩子在聖誕夜間問聖誕老人會不會來

那種憂愁的態度。

「你以為怎樣？」我反問她。

「各國都應當革命。」

「爲什麼？」

「因爲資本家太操縱了，他們一定要倒的，是不是？」

俄國革命黨員最不能容忍那對於他們的根本信仰有不同的意見。這好像是他們內外最大的仇敵。你問他們，他們就要你同意他們的主張。富於感情的革命青年最恨人家說他們黨義是虛空的，更恨人家說世界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們對於黨義的態度就好像耶穌教徒對於聖經一樣的不可懷疑。因爲我有這經驗，一提起世界革命我就想不討論牠，但是維拉釘着我要我給她一個明白的答覆。我就說在商業化的社會裏，中等階級是很佔勢力的，所以平民的革命結果就是平民的自殺。她聽了後很不安地等了一會說：

「我不能和你同意。你的話是不可能的，平民一定要得勝。」她話說完了改變了她的

態度，她又恢復了玩皮女孩子的樣子。

「我有很多事情要問你，」她很奮興地說：「我要問你幾千幾萬個問題，告訴我美國的每樣東西。」

「你歡喜聽些什麼？」

「好，好像我這年紀的女孩子怎樣？」

「她們到學校去，讀書，玩。」

「怎樣玩？」

「戲院，電影院，跳舞，遊戲，她們有些……」我想了一想，「也到禮拜堂去。」

「什麼？」她驚異地問：「像我這麼年輕的女孩子也到禮拜堂去？沒有意識！她們為什麼要到禮拜堂去？」

「恐怕她們以為這樣才會得着滿足。」

她把手指頂着她的頰，她思想的時候總是這樣的。

「使自己滿足是一件大事麼」她好像自言自語地又連着說：「我以為不是的。」幾次她搖頭，意思說她沒有想錯。

「我的兄弟，」她接着說：「從前是個好孩子，他是一個熱心的黨員，真正革命的青年，後來不知怎的，他變壞了。現在他喝酒，他雖然已娶了妻，他還要寄錢給別的女人，那裏他已有了孩子。我問他爲什麼要過這樣的日子，他告訴我正如你所說的那句話，要尋找滿足。這並不是個好理由，是不是？」她想了一想：「就說這鄉間的農民吧！我告訴他們，假如他們情願離開這醜陋的茅屋，頂好是加入集團運動，祇有集團運動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你想他們說什麼？他們說他們很滿足他們原有的生活，用不着改變。我以為除了滿足，應當還有別的來斷定一件事的對與不對。」

「你是無神派，是不是？」我問。

她笑。

「你爲什麼笑？」

「我笑你問這樣的問題，一個人有知覺的人怎能去相信鬼神？」

「那你以為信神的都是愚人了？」

「假如他們不是愚人，他們就是走錯了路。」她說：「資本家在鼓吹，使虛假的思想進入他們的頭腦使他們相信。」

「你所相信的東西是不是都細細地分析過？」我和她挑戰了。

「自然！」她好像還要補充幾句話，「歷史，科學，就是大自然也是在我們這邊的。」

她忽然又回到我們的老題目上去談美國的女子，把我要問她的問題都趕跑了。美國女子穿什麼衣裳？她們一個人同時有幾件衣裳？多少帽子，多少雙鞋子。她自己同時不會有過三件的衣裳，她祇有一雙鞋子。現時她還沒有穿鞋子，不是穿草鞋，便是赤腳，要到秋天合作商店裏的貨物來了之後她才能穿鞋子。她一輩子也不要帶一頂帽子，這些裝飾都不能煩擾她。

「我們現在有更緊要的東西要買，這就是機器。將來有一天我們要完全實業化了，我

們也要這些東西，衣裳，鞋子，帽子……美國女孩子念什麼書？

「旅行紀事，故事，戲劇，詩歌。」

「我想馬克斯和列寧在美國是要被禁止的。」

「不禁止。」

「俄國的黨報也不禁止麼？」

「不。」

「真的？」

她不大敢相信我的話，所以她向我追問了幾回。以她所生長的專政的蘇維埃來測量，她不能相信這些「資本家的主人」對於平民革命的先聲是這樣寬容的。她也不能相信，在美國境內旅行是用不着通行證的，到一個地方遊覽用不着到那裏警察局裏去登記的。她想資本主義的國家至少也得和蘇維埃一樣的嚴厲。

她又回到美國女孩子的問題上去了：

「美國的女孩子能自己謀生活嗎？」

「她們能經濟獨立的也漸漸多起來了！」

「我很高興。」她得意揚揚地說：「一個女人很需要自由，但是，假如她的麵包問題要人家代她解決的，她就得不着自由了。就是她的父親也不能依靠的。美國女孩子還做些什麼事？」

「她們應該做些什麼？」

「我的意思說，」她解釋着：「她們有什麼目標？她們對於她們的生命有什麼目的？」

「爲她們自己。」

她不耐煩地看着我，好像還要等我來解釋。她看見我不再說什麼，她就說：

「你意思說她們沒有社會目標麼？」

「她們沒有像你所說的意思。」

「她們的生存除了因自己以外就不爲別的了麼？不爲社會？不爲羣衆麼？」

「美國的情形是不同的。」

「因此，」她牽動了一下她的肩膀說：「她們就沒有了社會的目標麼？」

「好像沒有。」

「奇怪！」她嘆息地說，她又回到很深愁的表情。再等了一會她說：「不，我永不要享受這樣的生活。這樣我會覺得有些東西是遺失了，很寂寞的。祇爲我自己生活？我永不要。」她的話是實在的。在個人主義的社會裏，像她這樣的女孩子是會覺得有些東西是遺失了。她會失掉團體的活動，公衆的目標，革命的熱誠。這需要俄國人所經過偉大的經營和流血的毅力才能把一個青年贏過來。

一個騎腳踏車的青年來到我們面前，他臉上刮得很乾淨，穿一件藍外衣，新的帽子和擦亮的鞋子。他講的話不是鄉間的土話，而是俄國的文言。維拉介紹他是鄉村學校的教習，現在他是來陪他們學校去開會的。學校是在三里之外。她今天是要演講去的。

「你的題目是什麼？」我問。

「第十六次國會政治領袖通過的實業與農業的政策。」她跑到房裏去預備出發了。這是一個很清爽，恬靜的晚上——是宜於玩笑，遊戲，唱歌，跳舞的晚上。這十八歲的女孩子要走兩英里的路去和她一樣在田裏，牧場上工作的男女孩子們演講，演講那有思想的學者所研究的題目。

不久，她梳洗好了，預備去演講了。在她黑衣服外面着了一件輕的外套，穿了短襪子和鞋子。

「請你和我們多住幾天！」她請求我：「明天是我的假日，我要到兩里外的大草地上去探些楊梅，那時候最好你和我一同去，順便多談談。」她又回過去向那位先生說：「這位朋友告訴我美國很多有趣的事，那兒的青年和我們真不同。」她向我道了晚安，和這位先生去了。

第二天的午後，維拉和我從大路橫過集團農場的麥田，田裏的麥梗長得很高，麥耳和我們的皮膚相磨擦得很痛。因此我就抱怨起來，維拉笑我這麼貴族化。她說：「你們美國是

需要革命，你還說中產階級很有勢力，平民一起來革命就是自己吃虧，我不相信，平民一定要得勝的。」

我們走到草場上，那裏有很多的楊梅，我們不一下就把籃子裝滿了。我們就在略近的楊樹的樹蔭下休息。

「昨天晚上我和我的聽衆，」她開始說：「說起你們美國的姑娘，會裏有些女孩子很反對像美國人這樣有很多衣服，帽子，鞋子。她們是中等社會的人是不是？我們講了很多關於美國的事，我們判斷她們沒有我們理想中的美國那麼偉大。她們祇有一件事是偉大的，就是實業的發展。她雖然有世界上最大的機器，但是文化上並不很進步。」

「你爲什麼這麼說？」我問。

「因爲青年人祇爲自己生活，相信上帝，去做禮拜，這國家的文化是不進步的。」
很多車裝着木頭從我們身邊飛過，顯然這是從房子上拆下來的。

「我們的同志！」維拉向趕車子的歡呼。

「這些是從那裏來的？」我問。

「這些是某鄉的財主充公的產業，房子和牛棚，蘇維埃已把這些給我們了。」

「財主」和「充公」這幾個字使我很清楚的想到俄國富人的慘劇。當我看着這班人將人家用心血，熱誠，希望造成的東西裝在車子裏在這條靜路上走過的時候，我覺得革命對於仇敵的待遇是不人道的。從前住在這被拆毀的房子裏的男人，女人，孩子那裏去了？自然他們是像林中砍了的樹一般。我的臉現示了我的感覺，維拉問我為什麼這樣。

「很可憐的，是不是這班充了公的財主？」我說。

「可憐？」她重複地說：「一點也不可憐！」

「想想看把人家男女，小孩子從他們的家裏趕出來，奪了他們一切的財產和生活的能力，把他們擡到北邊遠離家鄉的不毛之地去！」

「你的話好像是聰明人說的。」她溫和地說：「不過，個個人像你這樣，怎樣革命呢？」

「但是這是不是殘忍的方法嗎？」我辯說。

「自然是，你想我們到鄉間去毀他們的房屋，充公他們的財產是不是快樂的呢？我們並不是完全沒有知覺，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有一次他去將財主的財產充公的時候，一個祇有二歲模樣的²⁰女孩子來向他哭求着：『請你留一點東西下來給我們，不要讓我們餓死。』他聽了很難過，他趕快跑出去，他流淚了。」

「他可曾再走進去，把財主的東西一齊充公？」我問。

「自然，他一定要這樣做。集團農場和富裕階級是勢不兩立的，不能同時並存的。」她現在的樣子好像大人，好像火線上的戰兵，這樣果斷，這樣沒有憐憫心。

我們又談到婚姻問題上去：

「你願意嫁給一個資產階級麼？」我問。

她的頭望後一仰。

「這是多麼愚蠢的問話。」

「爲什麼愚蠢？」

「因為我們不久就沒有資產階級了。」

「假如你和一個外國的資產階級的發生了戀愛？」

「我不相信我會和他發生戀愛，除非我使他有和我一樣的思想。我們不要常常吵嘴，好像我平常和資產階級那樣吵嘴。」她想了一想：「不管他是多富，我不要他供給我，我要自己供給自己的生活。」

「你相信結婚麼？」

「結婚——哼唔！」

「你假如要結婚，你要註冊麼？」我追問她。

「我也不在乎註冊與不註冊。」

「那末，你不相信結婚了。」

「我也不說相信，也不說不相信。」她頓了一頓說：「你假如答應我不再問我這個問題，我就告訴你我相信的是什麼？」

「好」

「我相信戀愛」

「自由戀愛？」

她驚異地看着我。

「什麼戀愛是不自由的？」她問：「不過一定要真愛。」她想了一想又說：「你讀過娜

大亞大寶佛 (Natalya Tarпова) 的故事麼？我現在正讀着呢！娜大亞從來就不滿意她的

丈夫，所以她嫁了不少的丈夫，最後，她嫁給了一個工程師，一個非黨員。你想我同情於這樣的女人麼？我真不和她同情，她像一個妓女，她是妓女，她不懂得愛情，她不懂什麼是真正的伴侶。你在貴族文學裏大概讀過很多像這樣女人的故事。我現在正讀着愛娜加仁尼娜：

Auna Kareina 這本書。（譯者按，這是托爾斯泰傑作之一。）」

「愛娜不是那樣的女人吧！我問她。」

「不，她要克服她的感情，你知道爲什麼？因爲她的經濟還沒有獨立，除了她自己和她

偶然得來的兒子以外，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可給她依靠的。結果，她祇好畫餅充飢，將自己的感情使自己滿足。」

她這麼年輕但對於這精細的問題會說出這樣沉重，堅決的話來，有些不像，不知怎的，我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她問。

「你懂得很多事情。」

「不，我不懂什麼。」

「你是很年輕。」

「年紀輕有什麼關係？」她很不高興地說，「在革命的時候，年輕的應該更懂得多一些。」

一個年長的猶太人走過來，他肩上抗着一把鐮刀，很深思地好像沒有注意我們。維拉大聲招呼他的時時，他向我們招招手，也沒有停步。

「最近」她說：「我和他吵架，他是一個很凶悍的猶太人，我們的農業部已出了命令，除了劣種的，不許殺牛，我們想這樣補足我們去年冬天殺了的牲口。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地牽兩頭小牛到村裏去殺了。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的時候，他說他和集團農場別的幾個猶太人要吃肉，本來照他們的本分是可以得着肉吃的，不過這次是不同了，他們違犯了集團農場的規則和農業部的命令，這我不能輕輕地放過，你想我怎樣？」

「怎樣？」

「我演講的時候責斥他，並且把他的牛肉給集團農場上的非猶太人。」

「這多殘忍啊！」

「殘忍？有的時候你不能仁愛的。還有一件事你以爲怎樣？有兩個兵丁到這裏來買兩磅麵包，他們清早就步行着走來，到他們的營柵裏還有十五里的路，他們是滿身灰塵，流汗，並且也餓了。我告訴他們，他們要多少就給他們，東西是不賣的。我叫管店的秤幾磅麵包給這兩個兵，他把麵包給他們，收了他們十五哥白，你不曉得我是多麼氣啊！去接收那在仇敵

打進來時爲我們捨生命的兵士的十五個哥白！不久，另外又有一件事情發生：一個兵到店裏要一杯牛奶，店員收了他十個哥白，幸好給我看見了，我叫他把兵士的十個哥白還他，這店員的薪水也給我扣了十個哥白。他們的生性是這樣的，他們常說這樣失敗了，那樣失敗了，因爲他們得不着私人的財產，我不曉得他們爲什麼這樣要私產。他們就是有了一萬萬，死了，又怎樣呢？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每月都有月俸，但是我總忘記去拿，直等到飯堂裏管帳的說我不付賬就不開飯我才趕緊地去拿錢。她一邊想着，一邊用口吹着歌曲，我看着她這樣有決斷，富理智的樣子很像一個像樣的大人。

「我還要告訴你一些事，」她又說：「我想你一定歡喜聽的，因爲這是關於你的事。早晨我上牛棚工作的時候，我聽見人家說及你，他們想你是一個奇怪的人，一個美國人自然僱得起一匹馬或是一架車子，但是你却是步行。你想他們說你什麼？你不要難過，他們說你步行不騎一匹馬是因爲你太吝嗇，捨不得花這筆錢，他們想你是很默的白白費了力，費了鞋子有趣麼？從前中等的猶太人看不起用力，走路都覺得是羞恥的。你曉得這些人的舊思

想是多麼難改過來啊！」

「我想，」我說：「你常常要和他們爭辯了！」

「有一天晚上我們開了一個會，討論我們還是造一個雞屋呢，還是造豬欄，祇有我一個人贊成造豬欄的，農業部常常勸我們多注重養豬可以多一點肉吃，並且養豬比養隨便什麼畜牲都好，他們都說，雞需要我們好好地當心，豬隨便在什麼地方都會生長的，就是一輩子養豬的農人都是這樣說，當我告訴他們豬是很柔弱的畜牲，要住在乾淨地方，不然要害病，他們都笑我，我和他們辯論，直到他們同意我說得是對的時候為止，我們現在造了幾個能容納二百頭豬的豬欄。」

「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有什麼關係？」我問。

「哦！這不是重要的問題，他們現在漸漸地合得來了，自然，有時這歧視的心理會爆發，但是我們要極力的控制這樣的感情，有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我們得着了很多的織物，我們自然是按份來分，一個才加入集團農場的女人就不高興起來，說她分得少了，她就罵我們

的店員，說他沒有理由分少給她，祇不過因為她不是猶太人。我氣得幾乎想哭。他們真蠢，有這種種族的偏見。為他們自己的好處，他們應該好好地過。我曉得階級戰爭的緣因是侵略，種族戰爭不過是中等社會人的事情。」

「我想，」我換了一個題目：「你會放鎗吧！」

「我不會放鎗就不是革命份子了。」

「打仗的時候，你會上前線去麼？」

「我沒有一個人可以不讓我去。」

「那你要打仗了。」

「自然！」

「用鎗打？」

「隨便用什麼。」

「多麼勇敢的女孩子！」我說。

「沒有什麼勇敢。」

「但是你是女人，又這麼年輕。」

她繃繃眉頭，「這有什麼關係呢？」她問：「爲什麼祇有男人可以打仗？」

「因爲，」我很平常地說：「他們是男人。」

「太專制的思想！」

「但是男人，」我逼着說：「常常都是他們打仗的。」

「常常！」她很氣地說：「我最恨這個字，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打倒「常常」回到古時，

找以往來做我們的領導。」

「到底，」我逼着說：「男人比女人強些。」

「他們就是強些又怎樣？打仗不單靠力氣的，並且，女人很能吃苦，我們野營的時候，我看不出男孩子會比女孩子吃得苦，男人適宜於這個，女人適宜於那個，這都是專制的思想。」

「但是用鎗打仗是什麼意思？」

「一切戰爭都是殘忍的，」她答說：「假如帝國主義來打我們，他們可赦了我們女人不殺假如一班帝國主義的軍隊打到這裏來，曉得我是個革命的，會因為我是個女子，就把我放了？所以我們女人也應該提着鎗不許帝國主義者侵略進來。」

她的話裏完全是信仰和決心，沒有人能懷疑她是言行不合的事情一發生，她就要捏着鎗像歷史上的戰士一樣殺死人或被人殺死，不是爲國，也不是爲家，而是爲他們的「主義……」

我把她的話都記了些下來，她伸過頭來看我寫。

「你把我的話都寫下來麼？」

「是的。」

「不過，不要記錯我的話。」她警告我。

紅色的麵包

地連着天，天連着地，這麼大的一塊俄國地方，有史以來從來沒有像農民呼聲這麼轟烈的迴響。聽了一回這個聲音，你就永不會忘記了。奮怒的喊叫，失望的哀哭，快樂的歡呼，普遍於全地，因為沒有一個人在俄國有農民這樣強的感情和坦白。富裕階級或革命的，中產階級或窮人，贊成集團農場的或反對集團農場的，他們的口裏都是滔滔地湧出他們信仰的熱誠。

在偉大的衝突中他被煩擾征服了。他是不是要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人懷疑的中心，做殘忍分析的俘虜？他是不是要加入集團農場放棄他的自由和給他一切滿足的東西和冒了險不要那一向為他安全担保的土地？革命黨自然告訴他們集團農場上是地上的樂園，但是在起首的時候，除了幾句空話，有什麼可以證明這允許是會成事實的？到底他很

輕率地加入了從來不曉得的冒險。

他一定要趕快選一條路走，因為革命不斷地向他打擊着，不管他歡喜怎樣，他一定要決定要向那一條路走。他要就退出革命的漩渦，要就加入革命的工作和冒險。不然，他的心裏永不着太平。

農民的沒有歸宿惹起了對集團農場的惡感，懷疑，妒忌，爭鬧，和各種的反抗。他們發展集團農場的大計劃增加了農民的失望。他覺得自己祇是大規模中的一小部份。他工作技巧的自尊心被消滅了，集團農場好像是非個人的，不吉的東西。

我們記得農民是不相信改變的，特別是這根本改變他們切身生活的集團農場。他們的不信任引起了他們的反抗。因此，集團農場也因他們的反抗很快地宣傳開來了。我這裏也是說一九二九——三〇年冬天組織員所用的野蠻手段。這些是被否認了，蘇維埃革命黨承認在鄉間施用的強逼手段幾乎把俄羅斯推到火焰中去。但是在他們心的深處，無論怎樣，他們不悔恨，雖然犧牲了很多畜牲，和不少的毀壞，等紛亂的局面靜了的時候，他們集

團農場上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他們以為這樣的犧牲是值得的。這是給予革命一種力量，能推進革命。

假如用和平方法，遵守自由加入集團農場的原理，就是花十幾年的工夫，集團農場還發展不到今日的地步，時間是寶貴的。城市裏有饑荒的恐怖，假如肯和私人營利來妥協，這危機還有轉過來的希望。但是他們已決定了不用妥協方法，所以祇好馬上實施他們猛烈的強逼手段。革命和戰爭是一樣的，祇顧目的，不計代價的，不管這代價是金錢是熱血。

集團農場的失敗還有別的顯明原因。這樣複雜的事業是需要極好的領袖的人與人間的問題和農場的管理都需要有經驗的社會工作人員和敏捷的農業專家。在俄國這兩樣人材都缺乏。工廠的工人和田裏的農人用着舊的傢伙為集團農場工作，自然是常常會做錯的。我從來沒有看見一羣打麥的農人，不像是開大會那麼多人，總是很多很多的人在那兒工作。在別的事情上也是一大羣的人工作。集團農場的領袖總是籍口說缺乏機器，所以才耗費了許多的人工。

各處機械的疏忽也有同樣的害處，不管是私人地產上或是集團農場上，機械在俄國是一件新的東西，人民缺乏時間來養成關於機械的智識，和管理機械的興趣。女孩子們大概對於這些事都很小心的，除了她們以外，你很少看見一個使用農場機器的，不是像開汽車那樣拚命地開快，他以為開得快是很榮耀的結果，就是機器衝壞了。俄國地面上也因此有了很多壞機器，在院子裏，在田裏，機器都沒有蓋子，讓牠日晒，風吹，雨露。

你要找就能找出集團農場很多失敗的原因來，主觀的和客觀的，那你就會覺得集團農場是地面上最沒有希望的事業。但是他們和做戲一般地戰勝了一切的失敗，並且還得到很大的利益。

全國各處都開設了專門學校，添設專門科目，為要造就專門的領袖人才。農科學校和大學從來也沒有這麼多的抱着雄心要做農場上專門人才的學生。俄國各種事業的專門比美國還認真，城市裏的產物，肥皂和織物，髮針和化妝品都到鄉間來了。好幾次我在鄉間店裏看見許多莫斯科找不着的東西。總而言之，一切事業都是在積極的進行了。

在集團農場的後面，工廠跟着來了。在初革命的時候這自高自得的工人很歡喜蕩來蕩去，不好好地做他們的事情，他們用實業倒閉來恐嚇你，宣傳不能使他們的態度改過來，所以祇好用別的法子使他們不放鬆。升加薪工的方法因此就用來代替普遍的贍養費了，工價是照工作定的，特別的獎賞是給予有功的工人。最後，權柄集中於幾個人的手裏，管理員和指導員看管每一個人的工作。得着廠委員會的許可，他們可以很嚴格地刑罰那行為不端的工人，不但是儆戒，還可以罰他們的錢，或停止他們幾天，幾星期，或幾月的工作。這時候，個人的虛榮和團體的名譽，在這新的方法實施之下，工人的工作收得較好的效果。比賽報紙上的褒揚，壁報上的稱許，這些心理作用的方法在俄國工廠裏是很盛行的。

同樣的方法實施到集團農場上去了，他們也是做多少事給多少工資的，特別做得好的也有獎賞，規則也訂得很嚴。爲了要個人的虛榮，團體的名望，公衆的褒獎，競爭和別的刺激的都變成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假如集團農場本身沒有價值，這些增加生產的方法也是沒有多大用處的，牠自己本

身就是一個好的生產方法。超過俄國個人的田莊，牠第一下就把俄國田莊上無用的地溝利用起來。地溝的制度和這制度的壞處跟着也就沒有了。假如沒有機器，牛，馬，新式的傢伙也可耕種和收割，這犁所鐘的地還更好種些。總而言之，把生長野草的田溝拿來耕種是再便宜沒有了。

這麼大的利益都是集團農業所給予的。在個人的私地上你介紹什麼新的耕種方法給他們，他們總是堅決的反對的。好像我們鄉裏，就是不要錢，給他們灰和草來壓田，他們也不要的，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事，他們又不高興麻煩地去試試看。起首的時候你提議用孵卵機來孵小雞，他們也是一樣的反對。一次我正好在古浜科塞（Kudan Casacks）的時候，很多的宣傳提倡種棉花，就是比較進步一點的農人也很激烈地反對這新的植物，原因祇不過因為牠是新的。農民開會的時候我也在那裏，他們討論了很久園藝和種果實的方法，等他們開完會回家後，他們很少試用他們會中所得來的新智識。爲於這個原故，各處的鄉人對於他們所種的蘿蔔和青菜都沒有什麼成功。俄國的各地都沒有一個健全沒

有蟲蛀的菓子園，就是俄國農民中農業最進步的富裕階級都很慢才會用新的方法，看他們破壞的房屋，沒有窗子的牛棚，沒有鋪平的院場，在俄國鄉村的每一角都有不需要的耗費。

在集團農場上就不同了，農民的呼聲是不會被疏忽的，最後的權柄是歸於大會的，不過很容易引起懷疑，羣衆不能反對新的思想，執行者也不能延遲不執行議案，當有人提議造新的房子或牛棚，種新的植物，或是新的耕種方法，集團農場上的農民不像私產的地主可以放恣地對待他，還有在集團農場上工作的每個農人所種田的面積比他自己原有地的面積大，因為他們用機器耕種的，本來私人種二千四百萬 *Hectares* 的農民在集團農場上加多一千二百萬 *Hectares* 的地。

一種新的思想很容易在集團農場上實行，並且全國都可實行起來，好比造馬秣貯藏室，俄國的農民一點都沒有喂牲口的常識，他們也不預備些乾的馬秣，今天牛有很多的草吃，到冬天，這些牛就要挨餓了，因此牛當瘦了，奶也少了，爲要補救這個局面，所以就了建

築馬秣貯藏室的運動。在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也在那裏，看見這班農民對於這新思想的不信任，實在有點可憐。提議的人爲要鞏固他的地位，想叫我講幾句關於美國的馬秣貯藏室的話。假如這件事交給個人的農民，俄國一定祇有很少的馬秣貯藏室了。在這生滿了草和五穀的集團農場上不會祇有幾個馬秣貯藏室的。

集團農場所設的菜園和花園，在俄國鄉村裏都是新的事情。這也是第一次淘汰不良的牲畜，從美國，加拿大，南美洲運最優秀的種子進來。再想想看這許多的房屋，牛棚和倉廩，都是在集團農場運動第一年内成功的。這些都證明了集團農場的能力。從地的這一頭到地的那一頭豬是在哼着，釘鏈響着，木柱架着木柱，磚石梁着磚石，俄國農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這麼大的最新式的牛棚已經豎起在俄羅斯的平地上了。雖然是沒有統計，但是親眼的觀察使我相信在集團農場運動第一年所建造的房屋比前幾年革命的時候還多。

我們自然要計算一下牠的代價，物質的東西和人民的安樂。破壞了的機器，缺乏能幹來組織所耗費的時間和人工，是蘇維埃出的很大的代價。顯明和不顯明的用費還沒有可

靠的統計，但是很多是講得出來的。若是我們把俄國土地的利息算起來，我們很容易證明俄國農業所付的代價在全歐洲是最大的，也是最小的。

要注意的是今日俄國生產所付的代價是不能和從前鞏固社會的時候比的。俄國現在是在學習的時期，她剛發現了機器，所以這機器有兩種的功用——一種是生產的，一種是教育的。在革命的緊張空氣中，加緊這種教育便加多了很多的代價。弄壞機器的最大原因也是因為加緊工作。

無論從那一方面講，用不着強辯的，在俄國現有制度之下，集團農場是一個生利的方。個人的農民，不論是多麼有志向，有進步，總不能像集團農場那樣快的放棄舊時耕種的傢伙去採用新的方法，農民心中的情緒和算計在集團農場上是沒有地位的。

俄國硬要脫離舊的遺傳惹起後來的慘劇。這是要破壞舊的習慣，舊的信仰，和舊的情緒，因此農民也為之煩惱不安起來。他們需要新的信仰，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法，並且還加些困難。在感到痛苦的人當中沒有一個會給予同情的。在戰爭的時候一個不活動於

戰役裏的人還可以逃到戰線後面去。在俄國這是不可能的。戰線那一邊還是戰場，各處都是戰場上的最前線。

有幾件事今日俄國農民個人主義的心理和往日歐洲工業革命的時候的工人有些相像。他們也是激烈地反對新的制度。他恨這機器。他不在乎做出來的物品怎樣，他養成了好獨立的心，滿意他以前的一切。他信任他自己的工作的傢伙和工作的方法能養活他的生命，和担保他不時之虞。一次一次地他們團結起來要打破這機器。不過這種反抗僅僅一時。最起頭的時候，他們的命運就定了，他們的手工業是不能和機器的生產力比擬的。蘇維埃社會裏的個人農民現在也是過着同樣的境遇。生產一方面他也是不能和集團農場競爭的。

有人會想俄國將來要怎樣了，是不是步着俄皇奸滑的臣子士多利賓 (Golovin) 的後塵為國家的地位而努力。有些人會想解決俄國退化的複雜的農業問題。結果不知是怎樣？因為革命是活動了，所以有很多這樣的思想是燃熾着。集團農場是唯一的方法可以

敵擋得住現有的困難，你可以將集團農場來斷定俄國的農業。

不但如此，私人田莊沒有了之後，跟着私人的住家也沒有了，這時候到了鄉村也要被拆毀了，很不合衛生，不舒服的農民的房子要拆毀了，再建造新的起來。重造房子的時候，集團農場劃定不許依照舊時的模樣。泥和木造的房屋要變成公共住宅（Public Ten House）。有些集團農場已實行蓋這樣的房子了。漸漸俄國的舊鄉村要變成一個新式的社會，鄉村式的鎮市。

集團農場還計劃要減低嬰兒生產率，因為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九的三年中，嬰兒死亡率已由千分之三〇·五降到一七·四，俄國的人口比歐洲任何一國都增加得快。在現在俄國的境內，一九三〇年的人口比一九一四年多二千萬。雖然馬克斯主張將物質的東西供給不停止增加的人口，但是，如果這人口過多的問題置之不理，很嚴重的問題就要橫在他們的面前了。

幸虧集團農場答應用自然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記得從前農人的大家庭制

度是一種災難時候和老年的担保。在集團農場上，這樣的担保是不需要了。年老的和不能做事的，社會可以負責贍養他們，所以以大家庭存在的最大的原因現在也沒有了。女人現在也多些工夫和機會來娛樂和遊戲了。她們很歡喜集團農場上各種的集會和玩藝。她們要求自由，不像從前女人那樣要孩子了。普遍盛行的節制生育給她們一種滿足。醫務委員會在集團農場的四圍和婦女們討論節制生育的問題，自然醫生和看護的人數還感缺乏。過些日子等醫學校的學生畢業出來後，醫務委員會可以派多些人到各處去了。

宗教也受很大的打擊。集團農場就是鄉村中宗教的最大的仇敵。農民在加入集團農場的時候會對祭司說他們的孩子用不着受洗禮了，因為在集團農場上他們不需要禮拜堂，不需要上帝，更不需要受洗禮。除了宗教派的，浸信會的和傳道的，其餘的人都受了無神派很大的影響。在集團農場上有不斷的宣傳。每日的談話裏，電影，演講，都不斷地告訴你土地的生產不是上帝的力量而是機械的力量，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自然與科學的力量。這些宣傳打破了農民的信仰。在集團農場的建築計劃裏，禮拜堂是沒有位置的。集團農

場運動到一個地方，這地方的禮拜堂就要關門了，變成一個俱樂部，穀倉，學校或托兒所。祇有耶教徒還是活動着，但是他們的人數也不多。別的教如希臘的天主教，猶太教，回教都捲入社會的漩渦了。

家庭也遭到了集團農場的打擊，托兒所在集團農場上很早就產生了。在鄉間托兒所比城市還散佈得快。建造的原料和人工是很容易得到。糧食，特別是牛奶，五穀，菜素是很豐富的。現在的時候，孩子們白天在托兒所，晚上回到他們的父母那裏去。集團農場上造了許多新的托兒所，孩子們在托兒所裏都是和他們的父母相處很近的，白天晚上，來去都很方便。這種新的托兒所和以前的是不同的，孩子們是住在托兒所裏了。小孩子和他的父母雖然分開住，但是可以時常往來。小孩子在家庭之外受教育。在公共的廚房和食堂裏，孩子和大人，的飯食都是分開來的。在這樣的制度下，家庭的制度不需要了。

個人土地的消滅，大規模農場的形，成，舊鄉村的破壞，新村鎮的興起，農婦對於娛樂興趣的發生，節制生育在國內的實力，宗教和家庭的破壞——都是引導着俄國農村向新文

化的路上進行。這一切都是與集團農場有連帶關係的。集團農場堅固起來，牠們也會堅固起來。

此外，集團農場改變了農民的生活程度。農民對於金錢失了信仰，他們也不想聚錢了，所以他們的生產大概都是爲自己化用了。從前很有身分的人穿的靴子，現在個個都穿了；從前祇有常到城裏去的青年看見過的橡皮套鞋，現在也變成平常的東西了。差不多的人都用手帕子，硬領和領帶，襯衫也很盛行的，化粧品也有了。這些東西的價錢雖然一向都是很低的，但是農民現在曉得怎樣使他們快樂舒服了，他們常常覺得這些東西不夠用。在一九二九——三〇年中社會革命紛亂曾給實業出產方面一個打擊，農民生活的各方面都受了大搖動，在食物一方面，受到和城市裏人一樣的影響，在衣服方面還沒有受多大的痛苦。近來他們又可得着他們的需要了。在假期的時候他們穿得特別好，革命給了他們較廣的對於物質的嗜好，集團農場能供給他們所需要的。

集團農場在組織的時候，組織員已答應了他們很多物質的享樂。在一九三〇年秋天

收割的時候，全國各處的報紙都是宣傳集團農場的豐收，人民進款和買東西能力的增加，農民的嗜好是漸漸地增加了。

他們的自衛心上又加上了政治的思想，從前那些無政府主義的，恨政府的，現在慢慢對於政治也發生興趣了。從前你可以不顧政治遁出世外，但是現在這樣做是不能了。每處都是政府，他買每樣的東西，都提醒他政府的存在。在集團農場上，每樣事情都要經過政府的機關。在每日的經驗中都有政府，農民也祇好不避免牠，學學怎樣適合政府，種種和政府的接觸都在他欣賞政府的功用，他們因此也漸漸養成了一種政治思想，他們漸漸也覺得政府的需要了。

集團農場給農民一個堅固的團結，他們不停的開會，他們的議決和實行，都給他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組織的重要和組織的能力的印象，漸漸的他們還會學到欣賞牠的價值和權力。

時間會告訴我們，集團農場是不是在此了結城市與鄉村的戰爭，農人和平民的戰爭，

還是這不過是戰爭的起頭？

集團農場現在還是在紛亂中，痛苦中，但是它的事業和牠的應許還是向前進行着。



中華民國陸拾柒年五月拾捌日

贈

蘇俄的生活

辛梓原著

陳維姜女士譯

Red Bread

(原書名)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價 每冊大洋五角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人 陳 一 夫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所 長 城 書 局

上海棋盤街一九八號

印刷所 文 明 印 刷 所

初 版 民 國 廿 二 年 十 一 月

福特原著

我所認識的愛迭生

一册 四角 郵費九分

也許誰都知道愛迭生爲什麼會成爲大發明家，大偉人？他究有什麼法寶，走上這條人人共仰的成功之路？這裏，就在這本書裏，他的好友汽車大王福特，把他經過的努力步驟和所得到的一切教訓，都詳細地寫出來了。讀者一定可以從中領悟到許多做人做事的方針。

鶴見祐輔著 徒然譯

莫斯科·柏林·羅馬

一册 六角 郵費一角一分

史太林掌握下的莫斯科，希特勒墨索里尼獨裁下的柏林與羅馬，是世人所矚目的三大都會，前者是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後者是法西斯蒂的實驗地，是誰都想認識的都會。本書作者週遊世界後，用銳銳之目光，詳細寫出這三大都會的實在情形，附有銅版多幅，極有價值。

辛梓著 陳維姜女士譯

蘇俄的生活

一册 五角 郵費一角一分

本書是最近蘇俄實際生活的素描，作者客觀地描寫俄國革命後的人民和革命家的不同的態度，譯者在本書序裏說：「他們怎樣從小小的田莊變成大規模的農場，怎樣採取科學耕種的方法，農民怎樣跳進新時代的圈子……更好的，是他們不用輕鬆的筆調描寫這很嚴重的問題，叫人看了不覺得厭倦。」

倪文宙 張梓生合編

東北事件

一册 三角 郵費九分

九一八瀋陽事件發生，是我們永不能忘記的奇恥大辱！本書編者用簡明的文章，作有系統的敘述，使人能明瞭東北的大勢，日寇的起因，事變的經過，和應付的方策。現在東北四省依舊淪亡，未日的展望，快讀本書。全書共分八章，附東北地圖一張。

長城書局出版

怎樣訓練你自己

羅德著

黃霜華
蘇弼合譯

(四版) 一冊 八角 郵費一角三分

本書為美國教育家羅德之原著，內容全是實用的方法，教人怎樣跑上成功之路，沒有一句空言泛論，全國各地出版之著名定期刊物，均熱烈介紹本書，一致認為青年修養書籍中之絕大收穫。欲求成功者，不可不讀本書。

怎樣修學

克勞福著

劉良模譯

(再版) 一冊 九角 郵費一角三分

本書為克勞福博士之傑作，作者將歷年各校學生修學失敗之原因，詳細分析而研究其改進方法。譯者求學時，即應用本書，頗得實效。且參照我國之情形，加以增刪，尤為精彩。修學欲求事半功倍者，不可錯過此書。

余正東主編

法律政治經濟大辭典

一冊 六元 郵費二角三分

本書集多數專家，費數年之精力，將現在通行之法律政治經濟等新名詞，不論新舊中西，無不搜羅羅列，詳加解釋，為國內第一部傑作。各學校各圖書館各機關，均不可不備。全書共一千四百餘頁，都凡百萬言，附重要表格百餘幅。

浙江興業銀行調查處叢刊 王宗培著

中國之內國公債

(再版) 一冊 一元 郵費一角三分

本書將數十年來發行國內公債之事實與統計，分析研究，作一有系統之敘述。資料美備，編製新穎，並於「債券彙集成本」及「國債投資利益」兩項，詳述其計算方法，實為本書之特色。凡欲研究財政，從事國債投資與公債買賣者，不可不讀此書。

長城書局出版

結婚二重奏

菊池寬著 浩然譯

一册 八角 郵費一角三分

本書是日本文藝界的權威者菊池寬的代表作，描寫着兩對不如意的婚姻，寫一對怨男曠女，因了極細微的誤會，演奏出種種悲哀的交響曲。曾被選入世界文學集，描寫細膩，情節曲折，處處引人入勝，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小說。

婚前與婚後

陶樂萃女士信箱 姚蘇鳳譯

(再版) 一册 八角 郵費一角三分

在這本書裡，有七十多封信，都是切身感地的為青年解答一切戀愛，婚姻，家庭，社交，煩悶等種種問題，裏面完全是每個少男少女婚前婚後應有的常識。她告訴你怎樣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做朋友，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所想知而且應知的。

不可能的事

江紅蕉著

一册 九角 郵費一角六分

本書是江先生最近的創作，用完全詩意的筆調寫出，故事的新奇，情節的曲折，恐怕是任何小說所未有。他寫出戀愛的悲劇，他寫出農村經濟受土豪劣紳剝削的情形，各個人生的生活片段，都顯示着被壓迫的悲哀，引起讀者內心的共鳴；有令你非一口氣看完不可的力量。

灰色眼鏡

江紅蕉著

一册 六角 郵費一角一分

本書是江先生作風轉變後的第一部創作，曾刊載在民國日報的閒話欄，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內容完全用幽默的筆調，寫出幾個女學生受了濟經壓迫和虛榮心的引誘，所演出的無數「羅漫諦克」，從學校到社會，都有特殊的描寫，給現代學生以深警的刺激。

長城書局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0475343

